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三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注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

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注三者至惡也。正義曰趙氏以

死一事可出可入謂取可無取亦可是事之兩可者也既可

取可與可死故取與死亦非惡但既可以無取可以無與可

以無死故取與死則傷廉惠勇之名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則

傷廉之名此廉王所知也亦人所共知也若可以與可以無

與則忠厚長者豈不以必與為惠乎若可以死可以與可以無

忠臣烈士豈不以必死為勇乎而不知其傷惠傷勇正與傷

廉者同傷廉不得名為廉也傷惠傷勇不得名為惠名為勇

也說苑權謀篇引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

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烈士病諸故設斯科

以進能者也疏列士病諸○正義曰韓本攷文古本作列孔

說苑臣術篇云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注羿

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眾殺

之疏注羿有至殺之○正義曰襄公四年左傳魏莊子云夏

之號孔氏正義云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國號以有配之

猶言有周有夏也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趙氏明此羿為有

窮后羿非他司射者也引春秋傳即襄公四年左傳傳云將

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楚辭離騷云羿淫遊以佚

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國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注云

泥寒泥羿相也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

事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

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是左傳所云家

眾即逢蒙左傳不詳言其姓名孔氏正義云家眾謂羿之家

眾人反羿而從泥為泥殺羿也史記龜策傳云羿名善射不

如雄渠逢門集解云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

飲七略有逢門射法荀子王霸篇云羿逢門者善服射者也

注云逢門即逢蒙學射於羿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今有羿逢

蒙繁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高誘注云羿夏之諸侯

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逢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淮南

子原道訓云重之羿逢蒙子之巧高誘注云羿古諸侯有窮

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蓋蒙門一音之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

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紀昌既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呂氏春秋聽孟子曰

言篇云逢門始習於甘蠅與孟子所述事近而異

是亦羿有罪焉注罪羿不擇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

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

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注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瘡疾疏注孺子

○正義曰孺子為鄭人所使故知是鄭大夫庾公為衛人所

使故知為衛大夫襄公十四年左傳云衛公出奔齊孫氏追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之初尹公作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  
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  
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  
貫臂注云子魚庾公差孔氏正義云孟子云云其姓名與此  
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辨士之  
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事左傳是孫林父追衛獻公事非鄭侵  
衛而衛使追也且是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非庾公差學射  
於尹公佗其中或射或不射即此事而不甚合大抵春秋戰  
國間其記事不同多類此按此知孟子未見左傳則左傳固  
晚出之書也趙氏佑温故錄云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  
我疾作注何必知是瘧疾始以言今則有昨言作則有止疾  
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  
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按書金縢王有疾弗瘳史乃  
祝册曰惟爾元孫某違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周氏用錫  
尚書證義云厲作也虐古瘧省月令民多瘧疾月令在孟秋  
注云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瘧疾為厲疾蓋瘧疾寒熱暴  
至故名瘧諸凡暴至之疾均可謂之虐昭公十九年左傳許  
悼公瘧此瘧亦是暴至之疾與武王之遭虐疾正同孺子若  
素有恆疾則知其期不當使來侵鄭突然疾作知是暴疾故  
以虐疾明之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  
耳瘧即虐也

吾生矣注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疏

注僕御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出車召彼

僕夫傳云僕夫御夫也文選思元賦云僕夫儼其正策兮舊注云僕夫謂御車人也其僕曰庾公之斯

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

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

端矣注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

疏注知我是其道本所出○正義曰莊子庚桑楚云出無本郭象注云欬然自生無無本釋文云出生也本始也董子

對策云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原即本也凡授受相承皆有其始

故斯學於他他學於孺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子為其所出之本始也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注庾

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  
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

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  
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疏注禮射至反兮○正義曰毛

禦亂兮傳云四矢乘矢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  
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發乘矢而後反反是還歸庾斯發四矢而還歸於衛不追孺  
子故趙氏以去解之云禮射四發而去謂既去矢鏃乃以禮

射四發其矢而歸去引詩以證四發為禮射至詩之反謂反  
覆其正鵠之故處與反共不同趙氏引之非以詩之反即庾

公之發四矢而反也儀禮大射儀云司馬師坐乘之注云乘  
四四數之聘禮云乘禮云乘皮設注云物四曰乘禮記少儀云其以

乘壺酒注云乘壺四壺也方言云四  
雁曰乘凡四皆為乘是乘為四也  
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善凶獲患是故子濯

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鑒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注西子古之好女西

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也面雖好以蒙不潔  
人過之者皆掩鼻懼聞其臭疏注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

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西施見管  
子故趙氏以為古之好女也周氏柄中辨正云西子即西施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仲在滅吳前之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  
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邪按傳元謂管子書

過半是後人好事者所加其稱加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  
子厲與西施司馬彪注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  
施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相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  
稱羿之類○注蒙不至其臭○正義曰賈誼新書勸學篇云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今以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子恐過之有掩鼻之客也淮南子脩  
務訓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  
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  
鼻此本孟子而行之高誘注云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  
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趙  
氏言汗巾帽蒙其頭亦本淮南為說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  
熊皮注云蒙冒也說文曰部云冒蒙而前也考工記韞人凡

冒鼓注云冒蒙鼓以革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帽冒也漢書雋不疑傳著黃冒注云冒所以覆冒其首是蒙為冒而冒即帽故以巾帽釋蒙字也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注惡人醜類

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絜淨可以待上帝之祀言人

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疏注惡人醜類者也○正義曰書

貌不恭之罰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

惡也莊子德充符云衛有惡大焉曰哀駘它郭象注云惡醜

也釋文引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呂氏春秋去尤篇云魯有

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

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高誘注云惡醜也昭公二十八年

左傳云駸蔑惡又去甚賈大夫惡皆指貌醜此惡人對上西

子知為醜類者也

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脩飾

惟義為常也疏明當脩飾○正義曰鹽鐵論殊路章云蒙以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注言天下

萬物之情性當順其故則利之也改戾其性則失其利矣若

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疏注言天至之性也○正義

如此其義明白可見故即苟求其故之故推步者求其故則

日至可知言性者順其故則智不鑿易文言傳云利者義之

和也荀子臣道篇云從命而利君謂之順脩身篇云以善和

人為謂之順詩鄭風知子之順之箋云順謂與已和順利之

義為順故虞翻易注謂巽為利是利為順其故也賈子道術

篇云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仁為性反其仁則乖戾故

失其利也淮因靜語云莊周有未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

語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

語氣自指汎言性者與人之為言彼所謂道語同至以利為

舜及荀子性惡篇所云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秦人不如齊魯之孝且敬父皆所謂故也孟子獨於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亨利貞之利繫辭傳云變而通之以盡利象傳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利以能變化言於故事之中審其能變化則知其性之善利者義之和禮記表記云道者義也注云謂斷以事宜春秋繁露仁義法云義者謂宜在我者其性能知事宜之在我故能變通上古之民始不知有父惟知有母與禽獸同伏義教之嫁娶定人道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夫婦父子始食鳥獸羸蛇之內飢則食飽棄餘神農教之稼穡無論賢智愚不肖皆變化而知有火化粒食是為利也於故之中知其利則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又云又明於憂患與故通者通其故之利也察者察其故之利也明者明其故之利也故者通事也傳云通變之謂事非利不足以言故非通變不足以言其故之利所以言性惡言性善惡混或又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皆不識故以利為本者也孟子私淑孔子述伏羲神農文王周公之道以故之利而直指性為善於此括全易之義而以此利不利之間利不利即義不義義不義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則智也不能知宜不宜則不智也智人也不宜禽獸

也幾希之間一利而已矣即一智而已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注惡人

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疏注惡人至

義日說文金部云鑿穿木也成公十三年公羊傳云公鑿行也注云鑿猶更造之意故趙氏以穿釋鑿又以改釋之改即更造也趙氏以養物言言當順其情性以養之不可戾其情性以養之按此智即人性之利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謂變通也禽獸無知直不能移其性之不善所以與人異則人無論賢愚皆能知即皆能轉移愚者可以轉而為善智者可以轉而為不善此習所以相遠智者何以前人苦於不知則惡其愚黃帝堯舜以後人不苦於不知正苦於知而鑿其知則聖人轉惡其智故無為而治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鑿有二義其一為空荀子哀公篇云五鑿為正是也其一為細楚辭離騷云精瓊靡以為糈注云精鑿為凡物精之則細小是也鑿其內則空鑿其外則細空虛細小皆非大智下言行所無事則智大此孟子自明鑿字之意行所無事由仁義行也然則行仁義則為鑿夫知其為仁義是已智矣乃假仁以濟其不仁假義以濟其不義用忠孝廉直之名以行其巧詐離奇之術是鑿也是智小也知其為仁為義是已智矣乃無所依據憑己之空見以為仁憑己之空見

以為義極精微與妙之論而不本讀書好古之實是鑿也是智小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

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注禹之用智決江

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疏

注禹之至之處正義曰趙氏謂水性就下宜行地中故決

江疏河使由地中行空虛謂地中也水行地上則失水之性

而水不能安于無事矣胡氏謂禹貢雖指云賈讓曰昔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

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斷二渠

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滌水至於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

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曾及皆以為妄過泥禹之

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殊不知堯之水災非

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所云則後世築

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

用弗成禹何以配天無極哉按禹鑿山穿地不能無事正所

以使水行所無事若禹祇憑空論無有實事則水轉不能無

事矣聖人明庶物察人倫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憂勤極矣乃

所以使民行所無事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陽常居實

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故陰夏入居下不得任

歲事冬出居上置之空處也養長之時伏於下遠去之弗使

得為陽也無事之時起之空處使之備次陳守閉塞也陰陽

終始篇云陰之行固常居虛而不得居實至於冬而止空虛

水之性宜居空虛無事趙氏之言本此如智者亦行其所

無事則智亦大矣注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

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疏如智至亦大矣○正義曰孟

皇書經解

卷之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疏天之至致也。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云今

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素問云黃帝曰地之為下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憑乎

雖云圓則九重而其里度實不可知其高之無窮也所可測者日月星辰而已星者二十八宿也辰者十二次也分天為

十二次依於星象天本無度以星辰為度星辰本無度以日行為度故測天者先測星辰測星辰者先求日至東方之宿

角亢氏房心尾箕為蒼龍南方之宿東井鬼柳七星張翼軫為朱鳥西方之宿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北方之宿斗牛

女虛危室壁為玄武蔡邕月令章句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每次三十度三十

二分度之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雨水居之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

之降婁之次驚蟄春分居之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

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

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

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此十二次即為十二辰天每日左旋一

周日每日右行一度天行赤道日行黃道黃道斜交於赤道其交處為春秋分自春分交赤道之北至夏至而極北距赤

道最遠轉而南行至秋分交赤道之南至冬至而極南距赤道最遠又轉而北行至春分復交於赤道其道斜絡於二十

八宿之間故日之出入南北皆以星辰為識堯典曰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晷虛日短星昴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

在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冬日在尾仲冬日

在斗季冬日在婺女是也日每歲環行於十二辰二十八宿之間則此黃道之絡於星辰者為日躔之軌迹即所謂故也

求其故求日所行於星辰之度也日所行之度即其故而可知其所在則兩分兩至定矣日之行極於兩至故以日至言之張氏爾岐蒿庵間語云秬法每十九年為一章第一章之

初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朔旦冬至是為秬元以後章首冬至必在朔旦而非甲子日時四章七十六年為一節朔旦冬

至在夜半子與第一章同而月日非甲子二十節為一紀凡一千五百二十年冬至朔旦乃甲子日甲子時而非甲子歲首三紀共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日而年月日時俱會於甲子如初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正求此一元之初年月

日時俱會甲子朔旦冬至至者也梅氏文鼎秣稷學疑問云造法者必有起算之端是謂律元然律元之法有二其一遠溯初古為七曜齊元之元自漢太初至金重修大明術各所用之積年是也其一為截算之元自元授時不用積年日法直以至元辛巳為元而今西法亦以崇禎庚辰為元是也二者不同然以是為起算之端一而已矣夫所謂七曜齊元者謂上古之時歲月日時皆會甲子而又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取以為造法之根數也使其果然雖萬世遵用可矣乃今二一十史中所載諸家曆元無一同者是其積年之久近皆非有所受之於前直以巧算取之而已然謂其一無所據而出於胸臆則又非也當其立法之初亦皆有所驗於近事然後本其時之所實測以旁證於書傳之所傳約其合者既有數端遂援之以立術於是溯而上之至於數千萬年之遠庶幾各率可以齊同積年之法所由立也然既欲其上合律元又欲其不違近測疇零分秒之數必不能齊勢不能不稍為整頓以求巧合其始也據近測以求積年其既也且將因積年而改近測矣又安得以為定法乎授時術知其然故一以實測為憑而不用積年虛率上考下求即以至元十八年辛巳歲前天正冬至為元其見卓矣孟子千歲日至趙注只云日至可知其日疏則直云千歲以後之日至可坐而定初不言立元方氏觀承五禮通攷云孟子此章極精並無律元之說立元至太初術始有之孟子當時豈知後世將有太初之術

而預言之夫律豈無元然隨代可立不必追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耳孟子所謂日至者亦兼二至在內非專指冬至也周禮土圭及專重夏至堯曲觀象亦兼永短二至其專以冬至為元者亦始自太初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司馬遷作史必欲追至黃帝而穿鑿附會不少矣按孟子以水之行所無事比例率性者之行所無事仍恐其不明也故又例之以求日至夫天之行赤道日之行黃道其所躔於星辰而為分爲至不容小智之鑿著也談性者可以鑿空求日至者斷不容鑿空故孟子輒一必不容鑿空之日至以例言性所以明性之不容鑿空也何也凡治秣者極精微巧妙必與實測相孚稍一鑿空便與天行不合所以學問之事至於測天斷不容以小智妄說也天之行如此吾測之吾求其故也其至可致也人之性如此吾察之吾求其故也其利可知也引喻之義全在求其故言性者雖以故為說實未嘗求其故故不知以利為本言天者雖以故為說實未嘗求其故故千歲之日至不能坐而致禮記禮器云物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樂記云致樂以治心注云致猶深審也然則可坐而致即可坐而密亦可坐而深審凡治秣必求其密密必由於深審所以必深審而密者則以天行不測以變為常至於千歲則不能不通其變蓋不能離其故而不能拘守其故所以必求其故求其故即實測而深審之斯其術乃可坐而知其密也梅氏文鼎秣稷學疑問云治秣者當順天以求合不當

為合以驗天若預為一定之法而不隨時修改以求無弊是為合以驗天乎吾嘗微之天道矣日有朝有暘有中有昃有夜有晨此歷一日而可知者也月有朔有生明有弦有望有生魄有下弦有晦此歷一月而可知者也時有春夏秋冬晝夜有永短中星有推移此歷一歲而可知者也乃若熒惑之周天則歷二年歲星則十二年土星則二十九年夫至於十二年二十九而一周已不若前數之易見矣又其每周之間必有過不及之餘分所差甚微非歷多周豈能灼見乃若歲差之行六七十餘年始差一度歷二萬五千餘年而始得一周雖有期頤上壽所見之差不過一二度亦安從辨之迨其歷年既久差數愈多然後其見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後人也前入不能預見後來之差數而後人則能盡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脩而愈密勢則然耳問者曰若是則聖人之智有所窮歟曰使聖人為一定之法則窮矣惟聖人深知天載之無窮而不為一定之法必使隨時脩改以求合天是則合天下萬世之聰明以為其耳目聖人之所以不窮也按自黃帝迎日推策攷定日星少皞立司分司至之官顛頊制麻由來尚矣而堯典則紀嵎夷南交西朔方之宅舜又有璇璣玉衡之在周禮地官用土圭之法以測日景之長短歷代皆用實測未有鑿空以言者也誠以寒暑晝夜有常而其差則隨時而變非即其故而時時求測之不易合也人性之善亦如寒暑晝夜之有常也至其智之隨時而

變亦如天行之有歲差也非即其故而時時察之思之不易言也歲而無差則故不必求日至于歲則差不著見孟子言日至而曰于歲于歲二字即括歲差而言舍故則日至不可知泥其故而不能隨時以實測求之則于歲之日至不可致此孟子言秋之精即孟子言性之精也江氏永冬至權度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術家詳求冬至且求于歲以上冬至證之史傳或離或合其故難言元史有六術冬至開載魯獻公戊寅至至元庚辰四十九事紀大衍宣明紀元統天重脩大明授時時刻之異向勿菴梅氏因之作春秋以來冬至考刪去獻公一事各以其術本法詳術算術雖明而未有所考永因梅氏所考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為術誤史誤俟知數者考焉一論平歲實太陽本天有平行盡黃道一周為平歲實與月五星周平朔策合率同理別有本輪均輪最高最卑之行以視行加減平行二十四氣時刻多少歲歲不同而古今冬至不能以十率齊之是為活汎之歲實猶之月有實會逐月不同五星有實合每周不同也授時大統以前太陽高卑之理未明雖知十歲之行有盈縮不悟盈縮之中為平歲實但求歲實於活汎之冬至故一術必更一周率與歲實然合今則戾古又違今統天術遂立距差躔差之法暗藏消長以求上下兩合授時術本之有百年長一消一之說西法本回回以春分相距測定歲周小餘五小時三刻三分四十五秒以萬分通之為二四二一八七五此為平

行之歲實小餘而各節氣之定氣則以均度加減定之此不易之法也欲考往古冬至當以平歲實為本算當年平冬至時刻乃以定冬至較之知其距最卑之遠近或與今法有不合則知其時本輪均輪之有半徑差有相去之遠者則知史傳所記非實測所謂苟求其故于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此為庶幾焉倘以授時之歲實為歲實而以百年長一消一為準則非法矣一論最卑行太陽本輪最卑點為縮未盈初之端歲有推移與月入轉五星入律皆有盈度同理平冬至之改為定冬至也視此點之前後遠近以加度而減時減度而加時焉至元辛巳間最卑與平冬至同度自是以前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前以後定冬至皆在平冬至後最卑有行度故也西法近率最卑歲行一分一秒十微以遠年冬至考之此率似微胸大約當加二秒上求古時定冬至以此為準焉一論輪徑差既卑既有待度矣而太陽之體在均輪均輪之心在本輪本輪之心在本天此兩輪半徑古今又有不同則距地遠近兩心有差西法始定兩輪半徑併千萬分之三十五萬八千四百一十六而今又漸減則古時必多於此半徑大則加減差亦大而以均度變時分加減於平冬至者視今時必稍贏焉此差率出於恆差之外術家亦不能定者也上考往古又當以此消息之

章指言能脩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

指也疏修性守改。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脩文選注作循唐人書脩循二字多混淆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八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

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注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貴臣王

驩字子敖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

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疏公行子至言者。正義曰

為長子斬衰三年故云公行子有子之喪而孟子與右師及

齊之諸臣皆往弔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公行子有子之喪

說者皆曰公行子喪親而身居子位名曰子喪謂有人子之

喪也然乎曰非也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喪其子非身

居子喪也凡喪必有主然有君為臣主者有父為子主者如

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為主是子

喪父主明有定禮當時公行氏喪子正身為喪主以受賓弔一如檀弓所云子夏喪其子而會子弔之禮凡稱有某喪皆實指死者言之謂其人之死喪也若以指生者則檀弓曾子有母之喪子路有姊之喪不成有人母人姊之喪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

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云此言為父後者然後為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為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嫡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為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位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即職喪之禁令也趙氏佑温故錄云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趨迎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書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已從衆也○注公行子齊大夫也○正義曰荀子大略篇云公行子之燕注云孟子曰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趙岐注云齊大夫也子之蓋其先也廣韻公字注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注右師謂孟子

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疏是簡驩也○正義曰呂

則簡士高誘注云簡傲也說苑脩文篇云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又云孔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

野者無禮文也簡則非禮故孟子以禮言之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

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注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

易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疏禮朝廷至揖也

曲禮云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孔氏正義云位謂已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已所宜敬者當離已位而嚮彼遙揖禮以變為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後移近之明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陳祥道禮記講義云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注反以我為簡易也○正義曰趙氏以易釋簡也閻監毛三本作異非是

章指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疏阿意事貴○正義曰漢書劉

向傳武帝詔曰周堪不能阿

尊事貴○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正義曰說苑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留止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

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

敬之注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

必反之已也疏注存在也正義曰趙氏以在釋存蓋以在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

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注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

子反自思省謂已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

來加我疏注物事至加我正義曰毛詩大雅蒸民有物有

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注君子自謂我必

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注妄人妄作之人

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也疏又

難焉○正義曰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調和之注云難相與

為仇讎○注妄人至知者○正義曰禮記儒行篇云今眾人

之命儒也妄注云妄之言無也虞翻解易无妄云妄亡也亡

即無也不知而作是為妄作故妄作即猶禽獸之無知也○

注與禽獸何擇異也○正義曰呂氏春秋簡選篇云與惡劍

無擇高誘注云擇別也又離謂篇云其與橋言無擇高誘注

云擇猶異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

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

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注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疏是

故至憂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之矣故

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忘之矣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三 庚申補刊

說君子之待橫逆故下申言之賈誼新書勸學篇云謂門人  
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  
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  
寬狹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僂俛而加志我儻慢而弗省耳  
此卽用孟子之言而衍之故下卽言西子蒙不潔亦用孟子語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注

憂之當如之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  
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

患矣注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行禮如有一朝橫來  
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爲患也疏注故君子歸天

書順帝紀云合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  
注云歸猶委任也此云歸天謂委任於天也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仁行禮  
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

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

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注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爲公卿憂民

急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也孟子以爲憂

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思天下

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

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注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

子與之易地其心亦然不在其位勞佚異矣疏禹思至飢之

音義於上章我由未免爲鄉人也云丁云由與猶義同後皆  
放此然則此由亦猶也謝少宰靖謂由當讀如字蓋已既爲  
司空則天下之溺由於已已既爲后稷則天下之飢  
由於已讀爲猶尙是警况未合此深得孟子之指矣今有同

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注纓冠者以冠纓貫

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注○正義曰說文糸部云纓冠糸也劉熙釋名釋首飾云纓頸也自上而下繫於頸也急於戴冠不及使纓攝於頸而與冠並加於頭是以纓為冠故云纓冠趙氏此注精矣○注以冠纓貫頭○廷琥曰按劉熙釋名釋首飾云冠貫也所以貫髮也說文云母讀若冠是冠有貫義○注顏子所以闔戶而高枕也○正義曰楚辭九辨云堯舜皆有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韓非子守道篇云戰如賁育守如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戰國策魏策張儀曰則大石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賈誼新書益壤篇史記留侯世家揚雄解嘲皆云高枕

章指言上賢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疏上賢之士得聖一概○正義曰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失其節則惑矣○正義曰易雜卦傳云節止也失節謂不知止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注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疏注又禮至貌也○正義曰也注云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說苑脩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荀子言禮貌屬君則當為尊嚴孟子之禮貌在在章則當為和親故以為顏色喜悅之貌也楚辭九章惜誦篇云情與貌其不變注云志願為情顏色為貌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注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是五不孝中也疏好勇鬪狠

皇清經學 卷之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左 庚申補刊

○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愍也大部很五還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很字必當如曲禮很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很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很蓋以很代很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荀子榮辱篇云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於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親也注云蓋當時禁鬪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鬪則以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注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

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也疏注遇得也○正義曰隱公

穀梁傳云遇者志相得也桓公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穀梁傳云弗遇者志不相得也○注章子至大也○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章子之事見於國策姚氏引春秋後語證之所紀略同吳禮部曰孟子以為子父責善而不相遇恐即此事然必國策所云何以言責善况在威王時頗疑與孟子不相接答曰章子見國策最早當威王時據國策威

王使章子將而拒秦威王念其母為父所殺埋於馬棧之下謂曰全軍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章子對曰臣非不能更葬母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敘而死臣葬母是欲死父也故不敢軍行有言章子以兵降秦者三威王不信有司請之王曰不欺死父豈欺生君章子大勝秦而返國策所述如此然則所云責善蓋必勸其父以弗為已甚而父不聽遂不得近此自是人倫大變章子之黜妻屏子非過也然而孟子以為賊恩則何也蓋章子自勝秦以前所以處此事者本不可以言遇然其勝秦而還則王必葬其母矣而章子之黜妻屏子終身如故是在章子亦以桐母之至不僮以一奉君命得葬了事未嘗非孝而不知是則似於揚父生前之過自君子言之以為非中庸矣故孟子亦未嘗竟許之而究之矜其遇諒其心蓋章子自是至性孤行之士晚近所不可得雖所行未必盡合而直不失為孝子但章子之事未必在威王之世威王未嘗與秦交兵齊秦之鬪在宣王時而伐燕之役將兵者正是章子則恐其誤編於威王策中者即不然亦是威王末年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注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

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

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  
大者是則章子已矣注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出妻子之

意以為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是

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疏注文章子至之意。正義曰

部云張施弓弦也是設即張也張則有疆義昭公十四年左

傳云臣欲張公室也國策西周策云破秦以張韓魏注皆以

張為疆是也以此意張設於心疆而莫改故為執持此意也

○注是章至與言○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宋本

今並闕  
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眾曰不孝

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注盍何不也會子居武

城有越寇將來人曰寇方至何不去之疏曾子居武城有越

寇○正義曰周氏

柯中辨正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

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為今費縣之武城

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為曾子所

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戰國策甘茂

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居即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

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城在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

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為

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屬兗州府又云漢志越

王句踐嘗治琅瑯起館臺致春秋時琅瑯為今山東沂州府

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

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於吳境田焉拘郈人

之澠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

甚青

經年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佑温故錄云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曾子居武城自卽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卽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邱墓在焉卽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者矣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舍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於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離或合要於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屢南武城沒不見經而曾子自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

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注寓寄也會子欲去戒其守人曰

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室之

壞者我將來反疏注寓寄至來反正義曰方言云寓寄也齊衛宋魯陳晉汝潁荆州江淮之間或曰

寓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

我猶反耳此曰字義如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注左

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武城人爲曾子

忠謀勸使避寇君臣忠敬如此而先生寇至則先去使百姓

瞻望而效之寇退安寧則復來還殆不可如是怪曾子何以

行之也疏殆於不可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於猶爲也禮記郊特牲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又曰於其

質而已矣皆謂爲其實不爲其文也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如此而成於孝子也言如此而後成爲孝子也孟子殆於不可言殆爲不可

也於與爲同義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注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

左右之人曰先生之行非汝所能知也先生曾子也往者先

生嘗從門徒七十人舍吾沈猶氏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

沈猶氏先生率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疏注

猶行曾子弟子也○正義曰廣韻二十一侵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翟氏灝攷異云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爲司寇沈

焦孝廉孟子正義

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注時有作亂者曰負芻。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春秋有曹伯負芻子思居於衛有齊寇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為人名審矣

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注彼子思名也

子思欲助衛君赴難疏注彼子至赴難。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

十先孔子死伯魚生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

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會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注孟

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去雷無

毀子思微小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

曾子易處同然疏注故去雷無毀。廷琥按說文土部云毀

子處師位去雷皆可於道無所虧缺也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也是故孟子

紀之謂得其同疏謂得其同。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同小字宋本足利本並作宜

儲子曰王使人矚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注儲子齊人也矚視

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

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疏王使人矚夫子。正義曰阮氏

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攷古本同監毛二本

矚作矚矚本注作矚按音義出矚本注作矚蓋此正與滕文公

篇陽貨矚孔子同字音勸諷為矚而以古竟切之非也下章

同。注儲子至容平。正義曰儲子見戰國策燕策謂齊宣

王破燕者此亦言儲子為相是為齊人也王氏念孫廣雅疏

證云矚之言間也間視也方言云矚矚也吳揚江淮之間曰矚孟子離婁篇王使人矚夫子注云矚視也矚與矚同按趙

氏以視釋矚自非矚字荀子非相篇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令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相即視也周禮大司徒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注云相占視

也趙氏蓋以齊王使善相人者相孟子之形狀也下注言堯舜之貌與凡人同所以異乃仁義之道在內即荀子相形不如相心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注人生同受

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如一儲子之言齊王之不達也疏頭員足方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天員篇

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天地漢書刑法志云人肖天地之貌注引應劭云肖類也頭員象天足方象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去應氏說本孝經援神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

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注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

言其姓名也疏注良人至名也正義曰儀禮士昏禮云媵御良席在東注云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

見良人之所之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良長也齊語云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是良與長同義婦稱夫曰良人義亦同也又云郎之言良也少儀負良綬鄭注云良綬君綬也良與郎聲之侈弁耳猶古者婦稱夫曰良而今謂之郎也當時富貴之人皆有姓名其夫必悉其妻告其妾曰言之經渾括其辭云則盡富貴故趙氏明之

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注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疏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祭義記燔燎膾蕭見以蕭光又薦黍稷羞肝肺首

心見間以俠軋注見及見間皆當為矚字之誤也燔燎馨香

日矚謂雜也據意皆是矚雜之理觀此可知說文見部無矚字矚部云矚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矚者今孟子滕文

公上成矚謂齊景公曰與離婁下矚良人同字然則矚即矚之俗說文矚並視也从二見矚从覡故鄭訓為雜與說文義

合孟子將矚良人之所之者謂齊人妻將雜並眾人之中而視其夫所至也趙氏祇訓為視語意未周按鄭以矚為雜者

讀矚為問雜之間也趙氏本矚自是矚故訓為視釋名釋姿容云視是也察其是非也此不過察其是非不必為問謀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注施

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間郭外冢間也乞其祭者

所餘酒肉也疏注施者邪施而行。正義曰錢氏大昕潛研

施兮漢書作斜邪斜音義同也按施與迤通淮南子要略訓

云接徑直施注云施表也故趙氏以邪釋施程氏瑤田通藝

錄溝洫疆理小記云東郭墦間墦之言墳也以不墳者間之

則墦間亦猶兩者之間類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邱墦

冢也說文冢高墳也墦之言般也方言云般大也山有墦冢

之名義亦同也閻氏若璩釋地云余每讀東郭墦間之祭者

趙注墦間郭外冢間也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不知何緣至

東漢建寧五年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制曰禮不墓祭此

言既興下到今紛紛撰述皆以墓祭爲非古余謂孟子且勿

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都僊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上

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曰推

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

王上祭於畢畢文王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周禮冢人

凡祭墓爲尸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孔

子卒葬魯城北泗水上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豈

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曹氏之升撫餘說云

何氏焯讀書記云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

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上文墦間人之所之此卒之

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注妻妾於中庭悲傷其

良人相對泣涕而謗毀之疏注妻妾至毀之。正義曰說文

蒼頡篇曰訕誹毀也容齋二筆謂孟子齊人有一妻一妾云

云反復數十百語而以今若此三字結之比諸左傳叔孫武

叔使邱馬正侯犯殺邱宰云云未以使其如之三字結之按孟

子叙事前云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

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必饜酒肉而後反

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複上文不嫌煩也下云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

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

其妾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祭者乞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蚤起下四十四字上承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下接其妻歸告其妾所瞞於目中者如此所歸而告於妾者亦如此用其妻告其妾六字括上四十四字不須複述也既告之後乃復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此字指上四十四字已歸而告故用此字指之其妻歸告其妾六字句不連曰字也其下原有訕毀之辭不復行之於文故於今若此三字下云與其妾訕其良人乃渾括之辭與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則盡富貴同今若此三字非結語也

從外來驕其妻妾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

如故驕之也疏注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正義曰音義云

邱中有麻傳云施施難進之意箋云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已之貌趙氏皆不用以為猶扁扁者詩小雅巷伯緝緝翩翩釋文云翩字又作扁張華鷓鴣賦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施之義為衰偏之義亦為衰施施猶扁扁即猶偏偏以轉注為假借也漢書叙傳云魏其翩翩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顏師古注亦云翩翩自喜之貌

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由用也

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

之以驕人於白日由此良人為妻妾所羞為所泣傷也幾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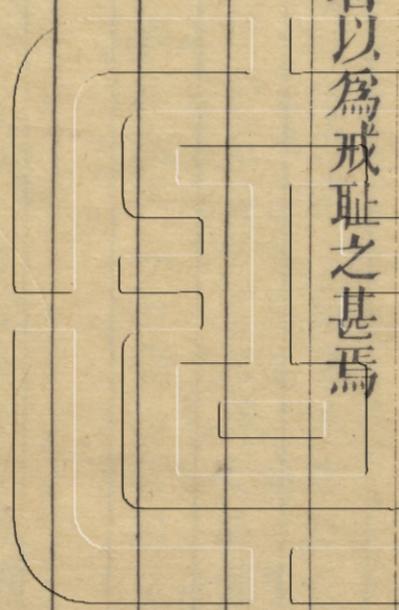
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疏注由用也○正義曰毛詩王風君子陽陽右招我由房傳云由用也此由如字故訓用下由此良人之由則為猶之

通借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

况於國人著以為戒耻之甚焉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注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

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篇疏

注萬章至子也。正義曰齊乘云萬章滕

州南萬村有墓齊人孟子弟子趙氏佑溫故錄云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七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於依託放恣橫議而譌傳悠繆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窺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尤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注問舜往至

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於歷山之時疏

注舜往至于田。正義曰禮記玉藻云大

夫有所往注云往之也呂氏春秋貴生篇云必察其所以之  
高誘注云之至也是往即至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往于  
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辭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文似  
尚書而不稱書曰說文日部引虞書云仁覆閣下則稱旻天  
據許君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仁覆閣下則稱旻天  
稱旻天則日部所引虞書乃古尚書說也 孟子曰怨慕也

**注**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注**言孝法當不

怨如是舜何故怨**疏**父母至不怨○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曾  
而無怨注云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亦見大戴記曾于大孝  
篇尸子勸學篇引曾子云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  
而無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

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注**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

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疏**注旻天

正義曰爾雅釋天云秋為旻天劉熙釋名釋天云秋曰旻  
天旻閔也物就枯落可閔傷也禮記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  
愁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云秋者少陰之選也說文心部云  
慙愁也愁慙也憂愁即閔傷故云憂陰氣閔監毛三本作幽  
陰爾雅釋言云號誦也宣公十二年左傳號申叔展國語晉  
語公號慶鄭顏氏家訓風操篇云禮以哭有言者為號此云  
號泣則是且言且泣故云訴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注**愬無

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

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愬愬

然無憂哉因為萬章具陳其意**疏**注愬無愁之貌○正義曰

心部無愬字有念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  
若是念據此知古本孟子作念今作愬為俗字忽忘於心即  
是無愁與趙氏義合知本作念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念愬古今字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

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注**我其人子之事而父母

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疏**我

至何哉。正義曰：此即代述訴天之言也。我雖竭力耕田，不過其子職而已。此外宜盡者甚多，則得罪於父母處亦甚多。不知父母之不知我愛，是於何罪也？何哉？正言罪之多也。一說此申言上恕字，若恕然無愁，則以我既竭力耕田，其子職矣。尚有何罪而父母不我愛哉？孝子必不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若是也。此說與經文不達宜從趙氏。

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注：帝堯也。堯使九子

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

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

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

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

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

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疏：注帝堯至有之。正義曰：堯舜皆稱帝，此使事舜者堯知帝節。

堯也。二女事舜是妻舜。九男云事舜自是事以爲師。周禮秋

官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飲食之等數，其饋禮牽四

牢。米百有二十筥，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注

云：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賈氏疏云：以委積有牛羊

豕、米、禾、芻、薪之等，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是牛羊

米粟皆有官掌之故。云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倉廩

亦百官所致也。以周禮推之，堯時當亦然也。後云牛羊父母

倉廩，父母則是爲舜所自有，故趙分別言之。言此牛羊倉廩

爲百官所致者，乃初以賓禮饋舜之餼，牽也。其舜得自有之

者，則堯所賜也。注堯典至復見。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岳

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

試哉。女于時，觀厥厥型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江氏

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毛氏奇齡舜典補亡云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司馬談作本紀時采其文依次抄入紀中相傳亡舜典一篇不知何時而亡細檢其辭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於大桁頭妄攙之釐降二女之後慎徽五典之前以為舜典不亡而不知慎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慎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撥皆不用原文然踪跡可見是日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即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即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即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辭與本經不同然大概可睹也毛氏此說則史記言九男即刺取舜典之文正可申明趙氏注義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孟子趙岐注云云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文之尚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匹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

古文其言亦未為謬也余嘗意舜往于田祇載見瞽瞍與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惠氏略與毛氏同段氏玉裁尚書撰異云趙氏言皆堯典及逸書所載此堯典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不告而娶章及原原而來數語及祇載見瞽瞍數語皆當是舜典中語蓋舜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謫堯淺人乃又妄添及字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高誘注云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日十子殆丹朱為胃子不在數中趙氏於丹朱外稱八庶不依呂覽以丹朱在九子中史記索隱引皇甫謐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日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此依呂覽為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丹朱之外尚有九庶高誘亦以意推說耳若據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亡惟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中又未可定謂丹朱獨見堯典者堯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日允子朱啟明馬融注云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釋言若順也釋詁登成也周禮司勳民功曰庸若時登庸順天時以成民功

也史記本紀於命義和之下即承云堯曰誰可順此事放齊日嗣子丹朱開明此事指上義和而言馬氏正本此為注然則並非求禪未知趙氏所本趙氏佑温故錄云天下定於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息肩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造次而為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為堯哉彼以疇咨為求禪不可不辨也引晉獻公之事者僖公二十四年左傳介之推云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君謂重耳五人以事見於春秋者重耳之外若申生夷吾奚齊卓子是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注天

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其為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

往也疏注天下至悅之正義日史記五帝本紀云一年而往也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呂氏春秋慎人篇云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悅之秀士從之善士

即秀士也又云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注胥須至禪之正義日漢書叙傳上集注引應劭云胥須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傳索隱云胥須古人通用管子大匡云姑少胥其自及也注云胥待也待即須也堯待天下悉平謂既歷試諸艱齊七政類上帝輯五瑞作教刑四罪而天下咸服然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也按爾雅釋詁云胥相也方言云胥輔也吳越日胥胥天下即輔相天下易所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也史記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以利天下而授舜即是輔相天下也說文彙部云遷登也登即升也進也謂進而升諸君位也注順愛至往也正義日趙氏以不順於父母即上云父母之不我愛故以順為愛也論語天下之堯日篇云四海困窮廣雅釋詁云困窮也歸往也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注欲貪也疏注欲貪也正義日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呂氏春秋大樂篇云天使人有欲論威篇云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情欲生而惡死高誘皆以貪釋欲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

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注言為

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

以解已之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注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

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人

之情疏注艾美好也。正義曰翟氏顓考異云程氏考古篇

日經傳無以艾為好之文衢有士子陳其所見云少

當讀為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為艾即衰滅之義慕少

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按曲禮五十日艾疏

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為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

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言則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

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

美也屈子九歌怨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為美好晉

語狐突語申生日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為嬖臣乃

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驥以沛艾薛綜注以

沛艾為作姿容貌程氏謂傳載中無以艾為好者豈誠說乎

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為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

義不當因以改讀孟子翟氏說是也然艾古通又亦通則說

文云艾芟艸也或从刀是又刈艾字同書皋陶謨云俊又在

官馬鄭注並云才德過千人為俊百人為艾以美好為艾猶

以美才為俊即猶以美士為彥又為艾艸故義亦為絕宣公

十五年左傳云鄆舒有三雋才注云雋絕異也雋即俊美好

之為艾又如稱美色者為絕色彼以艾無美好之義者鄙矣

禮記文王世子云禮樂交錯於中注云中心也故熱中為心

熱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

恐北方生寒在變動為慄在志為恐宣明五氣篇云五精所

并精氣并於腎則恐王冰注云心虛則腎并之為恐然則恐

懼生於寒不生於熱生於心虛不生於心熱趙氏以不得於

君是不為君所寵用將被謫斥故恐懼耳近時通解以熱中

為躁急是也腹中論云帝曰夫疝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

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瘡芳草發狂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

也今禁高粱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

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

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又云熱氣慄悍藥氣亦然此

謂熱中之病心不和緩心不和緩是為焦急

孟子借病之熱中以形容失意于君者也

大孝終身慕父

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注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

是書經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庚申補刊

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采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

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

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注若老萊至前也。正義曰

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

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

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

子莫知所終今皇甫謐高士傳無此文馬氏驢釋史引列女

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爛

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今

劉向列女傳亦無此文。注書曰至五十也。正義曰阮氏

元按勘記云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三十在位閩監毛三

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

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馬融王肅姚方興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

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大戴禮五帝德史記五帝

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

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

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趙注此章五十而慕云書曰舜生

三十徵庸二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十

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邪

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

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

文正古文正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

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

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

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

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

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

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

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疏先之。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孔韓本作夫古本作大

自虎通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漢書平當上言稱孝經曰人

之行莫大於孝鄭康成論語注孝為百行之本人之為行莫

先於孝漢書杜欽傳欽對策白虎殿云孝人行之所先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

之不告而娶何也注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

父母舜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疏注詩齊至

義日引詩在南山篇第三章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蓋詩為文姜嫁魯桓公而

發時魯惠公及仲子俱歿桓娶文姜無父母可告故傳以為告廟而箋則兼言生死以補之舜之告則議於生者矣近時

通解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謂誠如詩之所言則告而娶宜莫如舜詩在舜夜越氏謂舜合信此詩之言非其義也孟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注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

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怨對於父母也疏注舜父至母也母嚚尚書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云瞽叟愛後妻子常

欲殺舜後焚廩擗井亦其事也爾雅釋言云對怨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注禮娶須五禮父母亢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疏注禮娶至告也○正義曰五禮者蓋納采問名

采之辭云昏辭曰吾子有惠賜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記問名之辭云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

辭記納徵之辭云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賜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

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記請期之辭云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

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於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某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

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須敬凡此皆父母亢答之辭也史記郵生陸賈傳云與天子抗衡索隱引崔浩云抗對也抗與

亢通亢答即對答漢書高帝紀沛公還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注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

之故亦不告疏注帝堯至不告○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此言瞽叟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

為違父也析義精審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完治也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

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

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八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

出從而益其井以為死矣疏注完治至死矣。正義曰說文

禮記祭統云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注云完全也古文以為寬字

廩屋有破毀處使舜登而補葺完全之亦是治也說文云向

穀所振入宗廟黍盛倉黃向而取之故謂之向从八回象屋

形中有戶牖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呂氏春秋

季春紀發倉窮高誘注云方者曰倉荀子榮辱篇云有困廩

注云方曰廩是倉廩通稱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階梯也如

梯之有等差也禮記喪大記云虞人設階注云階所乘以升

屋者說文木部云梯木階也蓋階與梯畧有別此完廩所用

以升屋者則是木階故以梯釋之以別乎東階西階之階也

說文手部云捐棄也棄即去也故云捐去其階一說旋階者

訓捐為旋也爾雅釋器云環謂之捐小爾雅廣言云旋還也

環還字通捐為環是即為旋也捐階與出對言出是入而即

出故以捐階是旋從階下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乃賜舜絺

衣與琴為築倉廩子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

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瞽瞍與象共下

士實井舜從匿空出云索隱引列女傳云二女教舜鳥工上

廩是也正義引通史云瞽瞍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女日時

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舜穿井又告二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四

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其功

也疏注象舜至幼也。正義曰史記五帝本紀云舜父瞽瞍

爾雅釋詁云謨謀也釋言云弁蓋也孫炎注云蓋亦覆之意

襄公十七年左傳云不如蓋之服虔注云蓋覆蓋之是蓋為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四 九 庚申補刊

揜即為覆也爾雅釋詁云都於也近時通解謂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都君趙氏謂有倉廩牛羊之奉故謂之君奉即漢帝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之奉廣雅釋詁云奉祿也既食祿奉則是尊官儀禮喪服傳君至尊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雖成君未嘗君之故解都為於是時未知所處何等故但以奉知為君也咸皆也績功也均爾雅釋詁文阮氏元釋蓋云爾雅釋言蓋割裂也害易蓋未未古音皆相近每加偏旁互相假借若以為正字則失之書呂刑曰鰥寡無益蓋即售字之借言堯時鰥寡無害也偽傳云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失之矣爾雅釋文蓋舍人本作害孟子謀蓋都君此兼井廩言之蓋亦當訓為害也若專以謀牛羊父母蓋為益井而不兼焚廩則咸我績咸字無所著矣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張朕二

媵使治朕棲注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張彫弓也

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媵娥皇

女英使治牀欲以為妻也疏注干楯至妻也○正義曰干楯

爾雅正義云通典引揚雄清英云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思是舜彈五弦之琴也音義云張都

禮切丁音彫云義與彈同趙氏讀張為彫故以為彫弓毛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

音彫孔氏正義云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

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定

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按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云輦抵也

鄭氏士喪禮注云輦輦也輦輦字同輦之為抵猶彫之為張矣乃此時堯不當有禪舜之意以張為天子之弓於義未協

趙氏佑溫故錄云張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弦之琴為舜自作者耳按廣韻引埤蒼云張舜弓名趙氏佑溫故

錄之說為得之矣廣雅釋器云棲謂之狀釋詁云棲歧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棲者人物所棲也即皮閣之意也藝文

類聚引尸子云堯聞其賢殺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

以媵媵之以娥列女傳母儀傳云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漢書古今人表女英作女霱大戴禮記帝

繫篇云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區區英一聲之轉也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呂氏春秋振亂篇云欲民之治也高

誘法云治整也使二媵整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理安息之處猶云侍寢也

思君爾忸怩注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

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疏注象見至情也○正

存也存亡猶死生也故以生釋在史記五帝本紀云象乃止

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

然爾其庶矣此與孟子略不同按孟子之文舜已出井而象

乃揜蓋是舜先已在宮象揜畢而後來未見舜先已聞琴故

愕然反愕與選同說文是都云選相遇驚也漢書張良傳云

良愕然欲歐之注云愕驚貌也淮南子汜論訓云紂居於宣

室而不反其過高誘注云反悔也列子仲尼篇云回能仁而

不能反注云反變也謂悔其不當來而變易其初心也史記

以瞽瞍與象實王後舜乃從匿空處出故以爲象先居舜宮

鼓其琴舜後入宮見之若此則象先不知舜未死既居舜宮

必已彰其跋扈之迹則鬱陶思舜之言何能自揜史記非也

惟舜先從井出潛自入宮知象將來故鼓琴以示之既示其

未死且感以和此象所以愕然而悔也說苑建本篇云曾子

芸仄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蘇蹙

然而起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

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汝聞瞽瞍有子名曰舜舜之

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

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然則舜之狀琴非漫然矣王氏念

孫廣雅疏證云力言鬱悠思也晉朱倫之謂鬱悠鬱

猶鬱鬱也悠猶悠悠也楚辭九辨云馮鬱鬱其何極鄭風子

衿篇云悠悠我思合言之則曰鬱悠方言注云鬱悠猶鬱陶

皇清經解

卷五

皇清經解

悠憂思三字同義故鬱悠既訓為思又訓為憂管子內業篇云憂鬱生疾是鬱為憂也說文悠憂也小雅十月之交篇悠悠我里毛傳云悠悠憂也是悠為憂也悠與陶古聲同小雅鼓鐘篇憂心且如衆經音義引韓詩作憂心且陶是陶為憂也故廣雅釋言云陶憂也合而言之則曰鬱陶九辯鬱陶而思君王逸注云憤念蓄積盈胷臆也魏文帝燕歌行云憂來思君不敢忘又云鬱陶思君未敢言皆以鬱陶為憂凡一字兩訓而反覆旁通者若亂之為治故之為今擾之為安臭之為香不可悉數爾雅云鬱陶絲喜也又云絲憂也則絲字即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故喜意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陶孟子楚辭史記所云是也暑氣蘊隆亦謂之鬱陶摯虞思游賦云戚薄暑之鬱陶份余安能乎雷斯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與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為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謂憂喜不同名廣雅誤訓陶為憂亦非也爾為鬱者禮記檀弓爾母從從爾注云爾語助是也方言云忸怩慙也楚郢江淮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忸怩戴氏震方言疏證云晉語君忸怩顏韋昭注云忸怩慙貌趙岐注孟子云忸怩而慙廣雅忸怩慙容也忸怩慙容並雙聲廣雅疏證云忸與慙同慙字从心血聲忸怩慙容皆局縮不伸之貌也釋言云衄縮也縮與慙義相近縮謂之衄又謂之蹙猶慙謂之忸怩又謂之慙咨也 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子治注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官也故舜見

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疏注茲此至治事○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惟念也汝其于子治解為汝故助我治事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姑者故也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傳云姑且也汝其于子治謂汝姑且于子治也于與於通爾雅釋詁云於代也代子治即助我治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于為也為助也趙注女故助我治事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或問著於淳熙丁酉後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以天下禪舜舜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既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有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辯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辯者哉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已孟子則辯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辯其未嘗有凡於傳譌之述未有不辯而明之以

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祇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苟得其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戲矣人固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注萬章言我不習而不察耳

知舜不知象之將殺之與何為好言順辭以答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注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為不知

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注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

誠而詐喜以悅人矣疏注偽詐也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心愉而不偽高誘注云偽虛詐

也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注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

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趨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嘉得魚之志也疏注

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否不也不者事之不然也否者說事之不然也故音義皆同

孟子萬章曰然則舜偽喜者與孟子曰否注孟子言舜不詐喜也又咸邱蒙問舜南面而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孟子曰

否注言不然也又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注堯不與之又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曰否

然也萬章又問孔子於衛主癘疽孟子曰否然也萬章又問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孟子曰否然注皆曰否不也不如

是也注以不如是釋否然今本文皆誤作否不然語贅而注不可通矣否字引申之義訓為不通如易之泰否堯之否德小雅之否難知也論語之予所否者皆殊其音讀符鄙切○注校人主池沼小吏也。正義曰校人見周禮夏官掌馬政鄭康成以為主馬者必仍校視之賈氏疏以為讀從曲禮與少儀效馬效羊取效見義此於畜魚之校人無涉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云天子校獵頗師古注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為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為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為閑也按師古解校人是也廣雅釋木云

校極柴也哀公四年公羊傳云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其下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是柴即棧亦校即棧也管子內業篇云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子道應訓云柴箕子之門注云箕子亡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於亡國之社則為柴其下用之以護箕子之居則為柴箕子之門用於車上為車箱則為棧車亦為柴車用以畜馬則為馬棧亦即為校為閑用以畜魚則為積柴為棧即亦為校爾雅釋器云柶謂之泔毛詩正義引孫炎云積柴養魚曰泔說文木部云柶以柴木離也郭璞江賦云柶澱為泔編木為棧以養馬因而主馬者稱校人編木為泔以養魚因而主魚者稱校人此校人所以為主也春官左傳吳囚邾子於樓臺柶之以棘謂以棘柴其下也說文木部云校木囚也以編木囚繫人與以編木繫馬畜魚同禮記禮運云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此郊棷蓋即校柶即所謂以木相貫穿為關校以遮禽獸也○注圍圍至志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圍禁也圍與圍通宣公四年左傳云圍伯嬴注云圍囚也說文口部云圍固圍所以拘羸人圍圍即圍圍也下洋洋為舒緩搖尾此時尚未改幽閉囚禁之狀故為圍圍國語晉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云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苑茂木貌施謂鳥鳥

集於茂木則暇豫里克不暇豫而集於枯則吾吾不如鳥鳥吾吾為集枯之狀不能暇豫故先云暇豫之欲其不吾吾也此吾吾即圍圍不敢自親之貌即在水羸劣之貌也毛詩大雅牧野洋洋傳云洋洋廣也陳風泌之洋洋傳云洋洋廣大也廣大則不局促不局促故舒緩哀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孔氏正義云鄭眾以為魚肥則尾赤方羊遊戲洋洋猶言方羊魚遊尾動故以搖尾狀其舒緩遊戲之情也攸與悠同爾雅釋詁云悠遠也舍人注云行之遠也遠與深義同逝如論語逝者如斯夫之逝陽貨篇日月逝矣皇侃疏云逝速也走水趣深處解攸然迅字解逝字闕監毛三本水趣二字倒

嘉誤作喜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

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偽喜也疏注方類至類欺○正義曰淮南子精

神訓云以萬物為一方高誘注云方類也方之義為比類之義亦為比凡事之荒誕非理者則無所比類校人之言有倫

有脊實有此圍圍洋洋攸然而逝之情而比類之也故不虞其欺耳

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注怪舜放

之何故疏注怪舜放之何故。正義曰翟氏顓考異云韓非

有云瞽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無放瞽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於放象之說孟子力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注舜封象於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有庫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極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注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

疏舜流至咸服。正義曰此虞書堯典文也段氏玉裁說文

妄人所改也竄三苗于三危與言流言放言極一例謂放之

令自匿故孟子作殺三苗即左傳絜蔡叔之絜絜為正字竄

殺為同音假借極鯀為極之假借左傳曰流四凶族投諸四

裔劉向日舜有四放之罰屈原曰永遇在羽山夫何三年不

施王注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

也周禮廢以馭其罪注廢猶放也舜極鯀于羽山是也此條

釋文宋本極紀力反可證洪範鯀則極死釋文本又作極多

於羽山釋文本又作極魯頌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箋云屆極

也引書鯀則極死又云天所以罰極紂于商郊牧野正義云屆極虞度釋言文釋言又云極誅也武王致天所罰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極紂於牧野極是殺非也小雅後予極焉毛曰極至也鄭曰極誅也正義曰極至釋言文極誅釋言

爾雅作極誅也蓋誤以洪範多方極字鄭作極例之則知周禮注引極鯀於羽山鄭所見尚書自是極不作極也假極為極亦如孟子假殺為竄鯀因極而死於東裔韋昭注晉語云極放而殺也此當作放而死也高注呂覽云先極後死此當

作先極後死若呂覽副之以吳刀山海經殺鯀于羽郊則言之不從不可信矣然則馬注尚書趙注孟子章注國語皆云殛誅也何也曰此皆用釋文極誅也之文謂正文殛當作極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云請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蕩變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竅塞也謂塞之使不得通中國周禮大司馬職云犯合陵政則杜之鄭注云杜之者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亦此義也殛誅誅謂責遣之非殺之也按萬章以舜放象為問故舉四罪之放以例之○封之有庫○正義曰顧氏炎武曰知錄云水經注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陵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後漢東平王蒼傳注有鼻國名在今永州營道縣北袁譚傳注今猶謂之鼻亭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有庫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者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程且果零陵之國比歲一至則往反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

有庫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為傳有是名也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此為得之翟氏灝考異云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鼻服虔注曰鼻音界予之界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於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東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庫與鼻皆從界與之界昔皆讀為庇故其字得通借○注舜誅四佞○正義曰書言四罪趙氏謂之四佞者明其罪在佞也論衡答佞篇云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人君子也佞人小人也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大聖人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注仁人用心當如是乎○正義曰當與嘗通萬章上篇是時孔子當阮說苑引作是孔子嘗阮荀子君子篇先祖當賢注云當或為嘗是也禮記少儀馬不常秣釋文云常本亦作嘗是當嘗常三字通國語周語固有之乎注云固猶嘗也禮記曲禮求毋固注云固常也固之義為常嘗即亦為當故趙氏以當釋之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固猶乃也曰

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注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之欲使富貴耳身為天子弟雖不仁豈可使為匹夫也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注萬章問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注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疏象

至民哉。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象不得有為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為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事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為然漢制諸侯王猶為置傅相益循古意舜固以之休逸象優其賦入以奉養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為故謂之放就令如此

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言之意又正答有庫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丞父之教亦自不至於暴民然舜之為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求歡聚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已所行以益進於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雖然欲常常而見以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注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

疏注欲常常見之無已。正義曰詩大雅文王箋云長猶常也說文云長久遠也長而又長故為無已。注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正義曰說文言部云源徐語也又言

原聲孟子曰故源源而來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趙注如流水之與源源通據此源本作源源古作原蓋許引孟原原來證從原會意之指。注不及至恩也。正義曰虞書堯典

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康成注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  
於京師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  
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  
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  
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孝經鄭注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  
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之朝代為四部  
四年乃徧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孝經注先儒疑非鄭  
注然此條則是熊氏推行亦得鄭意按此所謂常禮也常禮  
五年一朝此不待朝貢常禮故歲歲自至京師也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者詩鄭風緇衣序云父子並為周司  
徒善於其職孔氏正義云武公既為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  
徒衛風淇澳序云淇澳美武公之德也以禮自防故能入相  
于周孔氏正義云武公將兵佐周平戎甚有功平王命為公  
卒章傳云卿士者卿為典事公其兼官在尙書如蘇公為司  
寇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氏皆以諸侯兼理京師之政事推  
之於虞當亦有然有庠之君不依朝貢常期而歲歲自至故  
若兼治京師政事而天子以政事接見之也經文直云以政  
接於有庠則是實有政事原非空至觀上云汝其于子治則  
象以諸侯兼治王朝政事可知封象於有庠而兼掌朝政所  
以不得有為於其國也人見其不得有為於國故謂之放不  
知所以不得有為於其國者正有為於天子之朝也其非放  
也明矣趙氏增若字此之謂也注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  
則以本非有政事矣

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疏注此常至謂也○  
正義曰趙氏蓋亦以此文在舜典中也江氏聲尙書集注音疏云據云此之謂  
也則有庠以上自是古書成文當是尙書文矣其欲常常句  
承雖然之下雖然云者承上轉下之詞則欲常常二句乃孟  
子之言非古書成文矣斷自不及貢始以為尙書逸文庶幾  
近之也

章指言懇誠於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  
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况其仁賢乎疏友于之性○正義曰  
于之性生於自然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  
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

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

然乎哉注咸邱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

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自安也

孔子以為君父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

實然乎疏注咸邱蒙孟子弟子。正義曰廣韻邱字注云漢

地續云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

魯地而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

桓公七年焚咸邱注咸邱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

咸邱複氏自以此注其容至實然乎。正義曰趙氏連云

蹙蹙蓋讀蹙為曾西蹙蹙之蹙即蹙蹙也楚辭離騷云高余

冠之岌岌兮注云岌岌高也高則危而不安漢書韋賢傳云

岌岌其國注引應劭云岌岌欲毀壞也翟氏灑考異云舜見

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弟子聞坐曰

夫舜見瞽瞍蹙然此時天下岌乎韓非子忠孝篇引記曰舜

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

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

天下殆哉岌岌乎按韓非所引之記即咸邱蒙所引之語蓋

當時早有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

傳史魚死不於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遠伯玉貴

之而退彌子瑕淮南子道應訓孔子觀者危造然華容曰善哉

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哉岌岌乎乃時人恆語莊子天地篇

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岌乎天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

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管仲曰危哉君之國岌乎孟子

曰否注言不然也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注東野

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邱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

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疏注東野至事也。正義曰趙氏

以東為東作治農事故引書堯

典以證之非東為東方之東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趙氏注

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至

今濟南府齊東縣則置於元憲

宗三年以鎮而名於孟子無涉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注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

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疏堯典曰。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臚言云孟子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至四海遏密八音今所行尚書在舜典中按伏

生尚書原只堯典一篇無粵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舊別  
 有舜典而其時已亡故東晉梅賾尚書孔傳亦無舜典至  
 齊建武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始分堯典  
 為二以慎徽五典至末謂之舜典而加二十八字於其中此  
 偽書也故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巡狩至章  
 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青災肆赦皆是舜典文而皆冠以  
 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皆稱堯典後西晉  
 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  
 偽書一出而擢然改從則是古書一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  
 二篇而今誤合之也今尚書作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  
 載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  
 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春秋繁露燮  
 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  
 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說文占部殂往死也虞書曰放勳  
 乃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為堯  
 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  
 也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  
 老合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按上文堯欲與位自言朕在位  
 七十載合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與經合段氏玉裁說  
 文解字注云殂往死也外步且聲虞書曰勳乃殂二徐本皆  
 如是宋本說文及洪邁所引皆可證至集韻類篇乃增放字

至李仁甫乃增之曰放勳乃殂落或用改大徐木堯典曰二  
 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見孟子春秋繁露皇甫謚帝王世紀  
 所引皆如是此作勳乃殂據力部勳者小篆勳者古文勳則  
 許所稱真壁中文也而無放落二字蓋孟子董子所稱者皆  
 今文尚書也許所稱者古文尚書也孟子何以稱今文尚書  
 伏生本與孔安國本皆出周時放勳何以但稱勳或言放勳  
 或言勳一也蓋當時臣民所稱不一也殂落何以但言殂云  
 殂則已足矣不必言殂落也釋詁崩薨無祿卒殂落殂死也  
 白虎通曰書言殂落死者各自見義堯見慘痛之舜見終各  
 一也此其所據皆今文尚書且爾雅無妨殂落二字各為一  
 句也師古注王莽傳引虞書放勳乃殂則唐初尚書尚有無  
 落字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姓義二有指百官言者書  
 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也有指小民言者  
 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也四書  
 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  
 上者為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注曰舜帥諸侯以  
 為堯三年喪喪並平聲持服曰喪如喪考妣三年即檀弓方  
 喪三年耳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所引上言二十有  
 八載下云三年則堯典之文可載年皆有偽孔氏因爾雅唐  
 虞日載之文改年為載且三年是喪考妣之期當屬上為句  
 不可改載而下屬也此經下文別言四海乃謂民間則百姓  
 自是羣臣矣。注放勳堯名。正義曰名號通稱詳見滕文

公篇。注如喪至甚也。正義曰趙氏言思之如父母猶云親其君如父母也。蓋謂百姓卽下四海之民惟如喪考妣所以邊密八音也。故云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兩思字相貫爲一事也。邊止也。爾雅釋詁文說文言部云謚靜語也。一日無聲也。詩周頌夙夜基命宥密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云密靜也。賈子新書禮容篇引詩作宥謚趙氏讀密爲謚故云無聲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

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注曰一五一言不得並也。疏

孔子曰至二王。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云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大戴禮記本命篇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咸邱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注不以堯

爲臣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

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普

徧率循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

臣如何也。疏注詩小雅至之臣。正義曰詩在小雅北山篇

日無色也。水部云溥大也。孟子作普是假借字。詩作溥正字也。儀禮士虞禮記云普淖注云普大也。詩大雅召弓溥斯害

矣。箋云溥徧也。周徧卽大也。率循也。爾雅釋詁文孔氏詩正義云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詩濱涯浦皆水畔之

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

之外皆在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

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

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

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注孟子言

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

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疏此莫至勞也。正義曰

賢勞也。小雅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劬勞故

毛傳云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云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並以賢爲賢才失其義也。段氏玉裁

說文解字注云賢多財也賢本多財之稱引伸之凡多皆曰  
賢人稱賢能因習其引伸之義而廢其本義矣小雅大夫不  
均我從事獨賢傳曰賢勞也謂事多而勞也故孟子說之曰  
我獨賢勞戴先生曰投壺某賢於某若干純賢多也按呂氏  
春秋慎人篇云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不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蓋當時相傳此詩為舜作故咸  
邱蒙引見為問孟子直據北山之詩解之則詩非舜作明故  
矣六經之學至戰國疏陋已極孟子不獨論舜兼以明詩故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  
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注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  
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  
本之志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  
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  
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  
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疏**故說詩至得之。正義曰說文文部云文錯畫也序云倉  
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宣公十五年左傳云

故文反正為之國語晉語云夫文蟲皿為豐是文即字也段  
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詁意內而言外也从司言有是意於  
內因有是言於外謂之詁意者文字之義也言者文字之聲  
也詁者文字形聲之合也詁與字部之辭其意迥別辭者說  
也从言辛省辛猶理辜謂文辭足以排難解紛也然則辭謂  
篇章也詁者意內而言外从司言此謂摹繪物狀及發聲助  
語之文字也積文字而為篇章積言而為辭孟子曰不以文  
害辭不以詁害志也孔子曰言以足志詁之謂也文以足言  
辭之謂也大行人故書計詁命鄭司農云詁當為辭此二篆  
之不可混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以意逆志說云書曰詩言志  
歌永言而孟子之詁咸邱蒙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後儒因  
謂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謂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道  
理此論讀書窮理之義則可耳詩則當知其事實而後志可  
見志見而後得失可判也說者又引子貢之知來子夏之起  
子以為聖門之可與言詩者如是而後世必求其人鑿其事  
此孟子所謂固哉高叟者而非聖賢相與言詩之法也不知  
學者引申觸類六通四闕無所不可而考其本旨義各有歸  
如切磋本言學問之事則凡言學問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

貧富可乎素絢本有先後之序則凡有先後者無不可推而謂詩論禮後可乎斷章取義當用之論理論事不可用以釋詩也然則所謂逆志者何他日謂萬章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正惟有世可論有人可求故吾人之意有所措而被之志有可通今不問其世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來推之則其所逆乃在文辭而非志也此正孟子所謂害志者而烏乎逆之而又烏乎得之孟子之論北山也惟知為行役者之勅王故逆之而得其嘆賢勞之志其論凱風也惟知七子之母未嘗去其室故逆之而得其過小不怨之志不然則普天率土特悉主悉臣之恆談耳凱風自南吹彼棘心亦寥寥者我匪義伊蒿之同類耳何由於去古茫茫之後核事考情而得其所指哉夫不論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孟子若預憂後世將穉穉一切而自以其察言也特著其說以防之故必論世知人而後逆志之說可用之○注文詩至之辭○正義曰說文多部云炎鹹也有部云鹹有炎乾也然則文章之文本作炎省而作文與文字之文義別趙氏以文章釋文是讀文為炎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發動而成於文高誘注云文文章也禮記仲尼燕居云文為在禮注云文章所為皆以文為炎與趙氏同辭則孟子已明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為辭即普天之下四句為辭此是詩人所歌詠之辭已成篇章者也○注文不顯乃反顯也○正義曰趙氏以文為文章是所引以

與事即篇章上之文采如我獨賢勞辭之志也莫非王臣則辭之文也說詩當以辭之志為本而顯之若不意逆志則志宜顯而反不顯文不顯而反顯矣文字於說詩非所取故解為詩之文章詩之文章即辭之文采也○注辭曰至父也○正義曰雲漢詩在大雅序言宣王遇災而懼每章首言早既太甚知詩人之志在憂旱災也毛傳云孑然遺失也箋云黎眾也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餓病也孔氏正義云孑然孤獨之貌言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按遺失失即佚遺佚即遺漏無有遺漏是皆不免於死亡下云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箋云天將遂早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然則靡有孑遺乃虛設之辭謂早災如此先祖若不助我恐懼使天雨則昊天上帝既不欲使我民有遺留周餘黎民必將飢饉餓病無有孑遺也不逆胡不相畏之志則周真無遺民不逆我從事獨賢之志則溥天之下真莫非王臣趙氏言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與毛鄭義異白虎通有王者不臣篇言王者所不臣者三謂二五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是孝子之王者有所不臣也妻之父母且不臣而轉臣父乎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注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養之至

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此之謂也注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

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疏注詩大至謂也。正義曰詩在

其先人也箋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

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義與趙氏異趙氏以孝思為孝道者

說文人部云倫思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倫下云倫理

也大雅毛傳云論思也論者倫之假借思與理義同也呂氏

春秋察傳篇云必驗之以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淮南子本

經訓云喜怒剛柔不離其理高誘注云理道理也是思亦道也

大王王季文王皆明哲可法故毛以則為則其先人舜之父

頑未可法則故趙氏不從毛義而云為天下則法也箋解永

言配命以為武王言趙氏以此永言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

為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則與鄭同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

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注書尚書逸篇祇敬

載事也夔夔齋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

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是

解咸邱蒙之疑疏注書尚書之中故為逸篇蓋亦舜典文也祇

敬也爾雅釋詁文周書諡法解云載事也國語楚語云為齋

敬也禮記內則云進退周旋慎齊是齊為敬慎也論語八佾

篇云使民戰栗毛詩秦風黃鳥惴惴其慄傳云慄慄懼也栗

通慄是為戰懼也趙氏以夔夔為齊栗之貌故云敬慎戰懼

貌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炳燭齊隨筆曰夔一足之物也

凡人之立常時則兩足舒布有所畏則兩足緊並有若一足

之物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之士重足而立亦此意按酷

吏義縱傳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語尤顯白爾雅釋詁云允信

也趙氏以瞽瞍亦信知舜之九孝釋瞽瞍亦允是讀允字句

若字屬下為孟子說書之辭近讀允若為句從晚出古文大

禹謨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既引此經遂言曰是

為父不得而子也趙氏讀允字絕句若字屬下入孟子語中

似不合孟子語意故聲裁節之而別為之解允誠也若善也

舜敬事瞽瞍見之必敬慎戰栗瞽瞍化之亦誠實而善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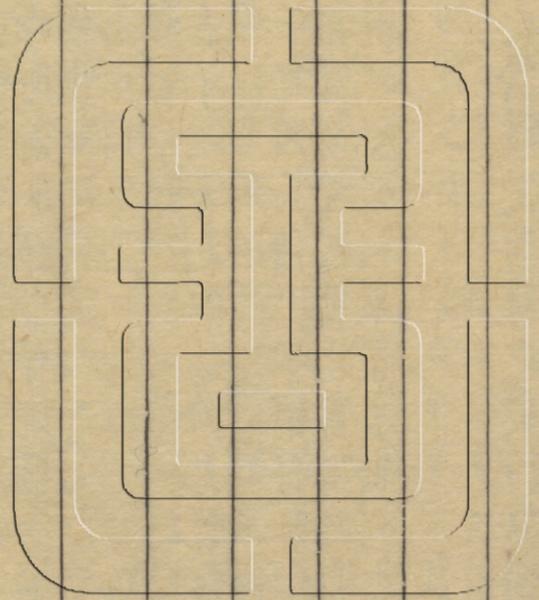
烝烝乂不格姦也

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執子之政

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加焉疏孝莫大於嚴父。正義曰見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四  
子之政  
一本作執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四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五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注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

曰否注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當與天意合之

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

躬是也疏注堯曰五是也五義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注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注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注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疏注萬章至

義曰說文言部云諄告曉之孰也从言章聲讀若庖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大雅誨爾諄諄左傳年未盈五十而諄諄

如八九十者孟子諄諄然命之乎大雅諄諄鄭注中庸引作  
怵怵云怵怵懇誠貌也其中懇誠其外乃曉告之孰義相足  
也按告曉之孰則有聲音故云天有聲音也爾雅釋詁云命  
告也命之即是告曉之諄諄然命之則懇誠而孰告之也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注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注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注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注百

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注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注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允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疏三年之喪畢

氏佑溫故錄云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此舜居堯喪之實事○而居堯之宮○正義曰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而猶如也易明夷象傳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虞注云而如也詩君子偕老曰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傳云尊之如天審諦如帝都人士曰垂帶而厲箋曰而厲如輦厲也孟子萬章篇而

居堯之宮逼堯之子而字並與如字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  
詩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大戴  
記衛將軍文子篇曰滿而不滿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孟子離  
婁篇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南河至中國○  
正義曰史記集解引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又云天  
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於文祖而當帝位帝王所都  
為中故曰中國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  
鄆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濮北  
臨濮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  
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按禹貢浮  
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指豫州北之河濮在豫河之  
東南固可謂之南河之南九河在兗州濮亦適當其南故劉  
熙以為九河之最南者所解南河不同而其指濮則一也曹  
濮之間春秋時尙戎狄雜處則以為南夷似亦可乃趙氏稱  
遠地南夷則不同熙說矣蓋遠在豫河之南戎狄之地也濮  
去冀州固非遠地矣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古帝王之都皆在  
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安邑在今夏縣西北十  
五里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  
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竟乃  
免乎禹避於陽城益避於箕山之陰皆此意文選陸機答賈  
長淵詩云獄訟違魏謳歌適晉注引孟子萬章作天下朝觀  
獄訟者又云舜曰天也夫然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史記

五帝本紀云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  
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與文選注所引同劉熙言於是遂反則  
熙所據之本正作歸中國故以反釋歸然則趙本作之中國  
與劉異周禮地官大司徒云凡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注  
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賈氏疏云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  
訟以兩劑禁民獄獄訟相對故獄為爭罪訟為爭財若獄訟  
不相對則爭財亦為獄其義具在秋官按秋官大司寇言諸  
侯之獄訟卿大夫之獄訟庶民之獄訟小司徒聽萬民之獄  
訟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以五聲聽獄訟以三刺斷庶民獄  
訟之中士師察獄訟之辭鄉士遂士聽其獄訟辨其獄訟禮  
記月令孟秋決獄訟淮南子汜論訓云有獄訟者搖鞞皆稱  
獄訟文選注所引正與之同趙氏本作訟獄故解云獄不決  
其罪故訟之是以訟獄為訟此獄劉熙釋名釋宮室云獄確  
也言實確人情偽也獄不決其罪則不能確人情偽故爭訟  
之也蓋主獄訟自有其官惟主獄者不能決乃上就泰誓曰  
舜而訟之如後世叩關擊登聞鼓此趙氏之義也 泰誓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注泰誓尚書篇名

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疏注泰誓至欲也○正義

今文尚書無之阮氏元校勘記云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  
泰作大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泰太皆俗古祇作大

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注

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疏人有言至於子○正

義曰翟氏灝考異云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始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啟而未嘗貪其位啟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

孟子曰否不然也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疏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無之有者是也因

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曰否然也三字一句無不字故注之云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其句於否字句絕則然也不可通矣

天與子則與子注言隨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

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

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

澤於民未久注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

焦孝廉孟子正義

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

也疏丹朱至亦不肖○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麻志

侯丹淵雖有范注荆州記魏王泰括地志各言所在恐未可

據信蓋世遠也因思堯在位七十年放齊曰允子朱啓明止

曰朱未有國也及後二載薦舜於天朱始出封丹故有丹朱

之號其避堯之子則以朱奔父喪在平陽耳丹朱狸姓在周

為傅氏見國諸然犀解引徐自洪云二十子不肖但不似父之

神聖耳使果大不肖則且起而與舜禹爭天下安能成父之

志昔人稱丹朱自死於傲以成禪讓真無愧為堯之子○注

陽城至處也○正義曰史記夏本紀云舜薦禹於天為嗣十

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

引劉熙云今潁川陽城是也本紀又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

稽而崩以天不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

箕山之陽集解云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嵩高之北閻氏若

璩釋地云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

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

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去嵩山幾隔三十里安得即云嵩山

下之深谷與箕山為嵩高之北而張守節云箕山一名許由

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括地志遂云陽城縣在箕山北

十三里守節又云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括地志遂云

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足互相證

明斷斷其非一山也酈道元注先敘太室山次五渡水並屬

嵩高縣又敘禹避商均於此及周公測日景處次箕山及上

趙氏所以誤者注書在藏於復壁時想無多書冊可討尋又

無交遊以質問虛理或可意會實跡豈容臆度地理多譌正

坐此爾周氏兩中辨正云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山北

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郎陽城也史記作陽

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

之譌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注陽

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其說良

然但謂箕山為嵩高之北此本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譌括地

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

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舜禹

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

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注莫無也人無所欲為

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

命祿也疏注莫無至祿也○正義曰毛詩大雅抑篇莫捫朕

舌傳云莫無也荀子致士篇云凡流言流說流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五 庚申補刊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庚申補刊

五 庚申補刊

五 庚申補刊

五 庚申補刊

五 庚申補刊

五 庚申補刊

流謀流譽流想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注云流者無根源之謂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此言橫為之猶荀子言衡至從為順橫為逆從所欲為而為順也無所欲為而為故為橫也是其命祿也閻監毛三本作是其命而已矣故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曰命也

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注仲尼無天子之薦故

不得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

得有天下也疏繼世以有天下正義曰天之所廢必若桀

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注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

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

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大丁未立外丙二年仲王四

年大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大甲悔過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注

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皆大丁

之弟也大甲大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

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

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疏注大丁至

義日史記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適立太

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子

中王是為帝中王帝中王即位四年崩伊尹適立太丁之子

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趙氏所本也書序云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江氏聲尚書集

注音疏云成湯之歿久矣于此得成湯既歿者蓋三篇皆稱

述成湯故推本之耳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

年仲王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成湯之歿距太甲元年

伊尹至位也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

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

伊尹適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

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周氏柄中辨正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六庚申補刊

云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諒陰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於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為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鄭康成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亡猶見於漢書律麻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誣賁有牧方明蓋劉向欽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欽撰三統麻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麻志的確可信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年崩仲王立四年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麻志說並同真伊訓所去太甲元年乃仲至崩之明年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既者追溯之辭不可泥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欽以三統麻推是年為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至朔同日麻家以為麻元伊尹祀於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麻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且無論太甲繼仲王不繼湯即為繼湯湯必以去年崩至躡年正月太甲改稱元年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年未非元年初也乃偽作者并朔字去之改為即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改祀先王為奠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年即改稱元年矣崩年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為之乎又云如偽書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即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二十六月之內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

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誠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年之內即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首三年字指初即位後下三年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年最為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既之為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年内古文簡略省首三年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年之久孟子行文取便要其為六年則同奈何作偽者竟謂太甲即位未久即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即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於此傷教害義不可不辨閻氏若據釋地又續云鄭康成書序注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為湯葬地余以後漢書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於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亭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大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為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為是周氏柄中辨正云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太康地記云戶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大甲所放處也戶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大甲放處密邇湯都閻氏指桐亭為放處而移湯都於穀熟以就之非也尚書後案云趙岐注桐為邑亦不云葬地緣

孔傳欲傳會大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並謂桐宮乃諒陰三年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為怪矣毛詩召南殷其雷莫敢遑處小雅四牡不遑啓處傳皆云處居也遷徙也又治也並爾雅釋詁文艾又字通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其義一也注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

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疏孔子至一也○正義曰義者

通變神化之學故於此明之

章指言篤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

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注人言伊尹負鼎俎

而干湯有之否疏注人言至之否○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

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

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

佚氏得嬰兒於空桑之中令焯人養之是為伊尹湯請有佚

為婚有佚以伊尹為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

之事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美

者而云非為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篇之詳盡

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劭史記注引之飯

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說文引之所稱書曰俱不

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於小說

家蓋呂氏聚斂羣書為書所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

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

鄙何足挂唇而其時枉已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道至

輾轉傳聞於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自命良史殷

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於後又作孟子傳而云牛鼎

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小說而但奉遷史為信書則

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扶

之曰是說也但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孟子曰否不然注否不是也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元按

否不是也當同前後章作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馭弗

否不也如不是也奪三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注**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

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覲也于駟四于

匹也雖多不一眄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疏**注有莘國名。正義曰大戴記帝繫篇蘇娶於有莘氏之

女謂之女志氏漢書古今人表女志蘇妃有蘇氏女此唐

虞以前之有莘未知所在列女傳湯妃有蘇者有蘇氏之女

也又大姁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蘇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于湯

禹後姁氏而湯妃則曰有蘇氏史記殷本紀云阿衡欲于湯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正義引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

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呂氏春秋本味篇有佚氏採得

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元和郡縣志汴州陳留縣

故莘城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

君拒湯於莘之墟此即湯妃所生之國伊尹耕於是野者也

閻氏若璩釋地云汴州陳留縣古莘國地計其去湯都南毫

不過四百里所以湯使可三往聘若大姁所產之莘國則在

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道遙遠矣。注雖以至人也。說

正義曰祿之以天下謂為天子也故曰以天下之祿加之說

文頁部云顧還視也書多方云開厥顧天鄭氏注云顧由視

念也還視謂回首而視心念之不能舍也說氏見部云覲欲

也欲與念義同故以覲釋顧也詩鄭風清人駟介旁旁箋云

駟四馬也于駟是為四于禮記曲禮云毋淫視注云淫視

睇眄也以眄釋視謂欣慕此于駟而淫視之也方言云芥草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

處咄咄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注**湯聞其賢以元纁之

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咄咄

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疏**注囂囂至貌也。正

閑也注云囂然閑暇貌淮南子本經訓云云囂

閑靜而不躁高誘注云閑靜言無欲也。湯三使往聘之既

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咄咄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

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

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注**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

是書經

卷之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九庚申補刊

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疏**注幡反也○正義曰音義云幡張云與翻同荀子疆國篇云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注云反音翻翻然改變貌幡

然即翻然翻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

誰也**注**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

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疏**注覺悟也○正義曰說文見部云覺寤也寤悟字通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注**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

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

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

天下者乎**注**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辱已之身而有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

身而已矣**注**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

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

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絜身不污已而已**疏**聖人至而已矣

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孔子之栖栖皇皇為天下也然而

為已而已道至於贊化育參天地始完得盡已之性也沮溺

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諸人考其言論察其舉止豈石隱者

流哉其為已也亦豈絕不為人謀乎故曰聖人之行不同也

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矣潔身者豈獨善其

身而不兼善天下之謂哉窮則獨善沮溺丈人之行也達則

兼善大聖人之志也是志也蓋隱居之所求而行義以達之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十 庚申補刊

烹牛羊為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注伊訓尚

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

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

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也疏注伊訓至誅也○

二十九篇無伊訓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有伊訓次咸有一

德典寶之後為今文所無故為逸篇惠氏棟古文尚書考云

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云載孚于亳又云征是三腹則

此篇漢末猶存崔實政論曰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

訓而殷周用隆則伊訓之篇子真曾見之矣江氏聲尚書集

注音疏云牧宮桀宮者言天誅之所自則自是桀宮下又別

言自亳亳是殷都則牧宮是桀宮矣朕我釋詁文云謂湯也

則未然也詩周頌序去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故云載

始也書序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故云亳殷都也此篇是伊

尹訓太甲之文朕載自亳之語無以見是述湯言古人朕字

上下通稱安見伊尹不稱朕乎聲謂伊尹自謂也按趙氏以

作釋造謂桀自造作可攻討之罪故天誅之自之訓由通

猶猶即猷爾雅釋詁云猷謀也故趙氏以謀之於亳釋自亳

兩自字義別也晚出古文伊訓作造攻自鳴條某氏傳訓造

為始趙氏不訓造為始者湯始征自葛載其後又伐韋伐顧

伐昆吾而後乃伐宋牧宮既為桀宮不得為始攻自桀也若

鳴條尤不可言始矣所與謀者順天救民之事非割烹也湯

謀之於亳非伊尹以割烹要之此孟子引書之意謂伊尹攻

桀自亳與孟子引書不合矣

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

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疏不枉道而取容○正義曰史記

建傳云行不苟合義不取容白起王翦傳贊偷合取容朱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注

有人以孔子為然癰疽瘠環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

齊君之所近狎人疏注有人至狎人○正義曰孟子對云不

策云衛靈公近癰疽高誘注云孟子有其人蓋醫之幸者翟

氏顛考異云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

疽作雍雖侍作寺瘠作春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為驂乘韓非

以聲同通借字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瀆云周禮瘍醫掌腫瘍潰瘍之祝藥腫瘍氣聚而不散者潰瘍血溢而將破者雖癰淺於疽而二瘍皆有之戰國策衛靈公時癰疽彌子瑕專君之勢以蔽左右蓋亦下士之職云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乘出使孔子為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趙氏以為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注否不也不如是也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也疏否不然也○正

義曰阮氏元按勘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記云不字衍文

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注顏讎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

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

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

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疏孔子進至有命正義曰張氏爾岐

蒿菴閒語云人道之當然而不可違者義也天道之本然而不可爭者命也貧富貴賤得失死生之有所制而不可強也

君子與小人一也命不可知君子當以義知命矣凡義所不可即以為命所不有也故進而不得於命者退而猶不失吾

義也小人嘗以智力知命矣力不能爭則智邀之知力無可施而後謂之命也君子以義安命故其心常泰小人以智力

爭命故其心多怨眾人之於命亦有安之矣大約皆知其無可奈何而後安之者也聖人之於命安之矣實不以命為準

也而以義為準故雖力有可爭勢有可圖而退然處之曰義之所不可也義所不可斯曰命矣故孔子之於公伯寮未嘗

無景伯之可恃也於衛卿未嘗無彌子瑕之可緣也孟子之於臧倉未嘗無樂正子之可力為辯而重為請也亦曰義所不在耳義所不在斯命所不有矣故聖賢之於命一於義者

也安義斯安命矣眾人之於命不必一於義也而命皆有以制之制之至無可奈何而後安之故聖賢之與眾人安命同

也而安之者不同也注顏讎由至孔子主正義曰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漢書古今人表以顏濁鄒為顏涿聚濁鄒

子路妻兄見史記孔子世家索隱疑其與孟子不合其實無所為不合也孔叢子言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則於妻兄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五 焦孝廉孟子正義 庚申補刊

有證是讎由即濁鄒也孔子在衛主伯玉亦主讎由則讎由之賢亞於伯玉因東道之誼而列於門牆固其宜也至涿聚則齊人也呂覽言其少為梁父大盜而卒受業於孔子得為名士亦見莊子然則於衛之讎由無豫矣涿聚死事於齊見左傳犁邱之役然則顏涿聚者顏康也非濁鄒也張守節附會於字音更不足信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顏讎由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彌子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謂主我衛卿可得語亦非無因云翟氏願考異云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甚明名氏慎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淮南秦族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謗孔子者且不僅造為癰疽瘡環言矣按癰疽與彌子瑕同幸於衛君二人專君之勢以蔽於左右韓非子說難云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別彌子瑕母病人間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別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然則彌子之寵甚於癰疽彌子有子路之親且自求結交於孔子孔子且以義命拒之則主癰疽必無之事矣蓋因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參乘之事而傳會之耳

臣注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

魑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

無諂惡之罪故諡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

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

子為陳侯周臣於衛齊無阨難何為主癰疽瘡環也疏注孔

過宋。正義曰不為苟合取容故不悅趙氏以道不合明之

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

寇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

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孔子遂

行宿乎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也又云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月餘反

平衛主蘧伯玉家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  
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微服過宋  
之事也。注司城至臣也。正義曰趙氏此注甚詳明上言  
宋桓司馬已標國名司城貞子蒙上宋字為宋臣為孔子在  
宋時所主也過宋則不在宋而適陳故下明標陳侯周言孔  
子適陳為陳侯周之臣也惟史記以司城貞子為孔子適陳  
所主是貞子為陳卿非宋卿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趙氏云  
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厄難不暇擇大賢臣  
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則司城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  
陳人持膠於司城當為宋官故依違兩說之愚謂陳之司寇  
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邪若  
以左傳子展人陳司空致地之文為疑則服注以三司為陳  
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為鄭官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  
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云司徒官氏也惠  
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為氏見於世本宋華向  
之族奔陳者非十而司城師之後仲伐即宋人之在陳者安  
知非有以先世宋官為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  
字為諡通在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今據稱貞子即決  
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家為讀孟子不誤也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謂之為臣者  
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  
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為臣不且終歲

無君乎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  
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  
被寇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  
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衛靈公  
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矣考先聖生平嘗  
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六年下云孔子來是初如陳  
也主司城貞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  
事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唯當以  
世家近古為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歸與之歎主蘧伯  
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後兩見非稍為整比條理勢  
然謹按世家先聖自二十五歲以前皆居魯嘗為乘田為委  
吏昭公二十五年二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月  
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而檀弓記  
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間此可證者也顧世家  
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之歲就為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  
之隨子適周亦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實卒於  
昭二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君矣  
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非昭公也子在  
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定公四年文公即卒元二  
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樂萇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校則適周  
其在定之三年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會

於夾谷攝相事十三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為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即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蒲畔云云至作為瑕換以哀之六百六十五字移置其間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吾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尋以醜南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其衛世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問陳章即云孔子去衛過曹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遊難倉卒喪其所資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不可混合為一也既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與之語實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於野楚昭王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返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

時也自六年返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去子之歲則恆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子之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為旅人哉其見衛靈公主顏雝由畏于匡畏于蒲歷曹鄭杞宋遭宋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是為先聖出處大端敬微審而備識之云陳侯周陳懷公子者史記陳世家云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濬公濬公六年孔子適陳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然則陳侯周有諡矣又名越與孟子異阮古厄字詩谷風箋云厄難勤苦之事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是陋即難也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注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幸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

辯之正其大義也疏君子大居正○正義曰  
隱公三年公羊傳文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

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

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

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

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

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屢屨之歌

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

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

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

得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

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

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

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當讀賣

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為人牧

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

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

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為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

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

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

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

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

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

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

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

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屢屨之歌

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

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

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

得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

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

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

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當讀賣

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為人牧

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

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

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為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

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

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

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余合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

秦繆公信乎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

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否疏注人言然否○正義曰毛氏奇

趙岐注謂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賣已物以養人牛貧

而不吝可以為要譽之具此依文度事其解不過如此實則

百里五羊有必不可解者奚舊稱五羖大夫其人全以此得

名是必有一五羊實事流傳人間乃言人人殊如屢屨之歌

曰百里奚新娶我兮五羊皮是聘物也又曰西入秦五羊皮

則攜作客貲者也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

以五羊之皮贖之歸秦是又贖奚物也其不可憑如此若謂

得五羊之皮為之食牛從來無此說且此亦何足要譽趙氏

去古未遠或有師承趙氏佑溫故錄云百里奚有五羖大夫

之稱孟子亦言其舉於市則養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

繆公非耳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當讀賣

字為句賣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之反為人牧

理所必無毛西河不審而妄爭周氏柄中辨正云朱竹垞五

羖辨言趙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

秦五羖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為裘毛之

最豐而賤者所服也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

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

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

皮爲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買以五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篇云賈人買百里奚以五段羊皮使將鹽車之秦又善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繆公得之諸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於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割截趙注以就其說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夫曰虞人也址貫見矣不諫之秦行踪見矣年已七十齒已見矣又曰舉於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段大夫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段大夫之號其云吾勝臣亦繫託詞以誑楚左氏勝秦穆姬者乃虞大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漢表以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注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奚從買得來耳細讀孟子合左傳奚之去虞當於僖二年宮之奇諫不聽之日不待僖五年宮之奇復諫以其族行之曰孟故曰先去安得有如史記奚爲晉虜以勝於秦之妄說

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注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爲之

設此言疏否不然。正義曰阮氏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

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注垂棘美

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

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疏晉人至

正義曰事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及五年冬晉

人執虞公左傳閻氏若璩釋地云杜注虞國在河東太陽縣

余謂山西之平陸縣也虢西虢國宏農陝縣東南有虢城余

謂河南之陝州也名雖二省而界相連裴駢引賈逵注云虞

在晉南號在虞南一言之下而形勢瞭然爾時爲晉獻公十

九年正都於絳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

晉城遺址宛然。注垂棘至所生。正義曰僖公二年公羊傳白壁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垂棘出美玉之地玉以尙白爲美徐氏疏云謂屈產爲地名不似服氏謂產爲產生也閻氏若璩釋地云通典慈州文城郡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漢河東北屈縣左傳云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與劉昭注後漢志同余謂今山西吉州

是樂史傳會為石樓縣但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百里奚不

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

干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

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

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

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注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

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

言其不智下有王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

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注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

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

為之乎疏百里奚至為之乎。正義曰趙氏以百里奚不諫

可諫也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即申此二句之義知

即智矣於其間反入不智一層此孟子屬文之法故用而字

轉振若曰百里奚不諫乃是知其不可諫也知其不可諫而

即不諫是其智也而去之秦年已七十曾不知以食牛干秦

穆為汙可謂智乎錯綜言之也又因其一智推而為三智知

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一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二

智也知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三智也三智從三知字而

出智屬知賢屬能但知而不能不可為賢故又實能相其君

以顯於天下是非獨智而且賢矣前以知斷其不知之非後

以能斷其不為之是也一說晉時強大可與晉敵者莫如秦

奚故去虞入秦三置晉君正是為虞報仇所以不諫而去之

秦者以此翟氏顯考異云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

以為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

心以為為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已辱身營富貴利

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  
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已並早滅於秦火  
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為實錄則時之  
邪說惑人深幾於杯水車薪之不可熄矣使非此篇之傳雖  
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於今日  
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

而違正也疏不為苟合。正義曰史記封禪書云阿諛苟合之徒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五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十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  
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注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  
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義見  
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

此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疏伯夷至立志○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

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言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於恥周有可通於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為不實則非讓國何為子貢援以問衛事論語言餓於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探薇事史即可以為經注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忿其暴至於脯醢無罪諸侯為從占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力爭而自以遠國疎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責而以為恥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為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言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惟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於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其行事甚委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污於己而非必有苛於人故得為聖之清○注若夏姬之比也○正義曰列女傳孽嬖篇云陳

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頌曰夏姬好美滅國破陳走二大夫殺子之身殆誤楚莊敗亂巫臣子反悔懼申公族分○注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頑夫廉頑字古皆是貪字漢王吉傳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晉書羊祜傳亦曰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稱任昉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臧氏琳經義雜記云韓詩外傳云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漢書孔貢兩龔鮑傳序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又後漢書王龔傳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丁鴻傳論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列女傳曹世叔妻云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李注引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又藝文志隱逸不引魏王粲吊夷齊文曰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懦夫當亦用孟子孟子萬章盡心皆作頑夫廉趙氏於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於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本作頑矣據下文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皆以相反者言之則作貪為是趙氏以頑訓貪未詳其所出而兩漢及唐

人皆引作貪知必非無本矣孟子漢有劉熙注梁有蔡母邃注作貪者或見於二家之本與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頑鈍也如淳注漢書陳平傳云頑頓謂無廉隅也頓與鈍同孟子萬章篇云頑夫廉按王氏說是也頑之義為鈍廉之義為稜稜則有隅角鈍則無鋒鏗二者正相對呂氏春秋慎大篇云暴戾頑貪是頑亦貪也諸書引作貪亦頑訓貪之證國語晉語少孺於諸侯注云孺弱也說文心部孺鴛弱者也故以孺為弱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注說與上同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挽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注鄙狹者

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疏注鄙狹至深厚。正義曰周禮地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五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愛類篇云墨子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高誘注皆云鄙小也又君守篇云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高誘注云鄙人小人也亦即狹也對下寬言之故不訓小而訓狹也賈子道術篇未優賢不逮謂之寬詩大雅瞻印維其優矣箋云優寬也是寬即優也淮南子齊俗訓云煩挈澆淺高誘注云淺薄也是薄即淺也毛詩邶風北門王事敦我傳云敦厚也薄既是淺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則厚即是深故云深厚

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注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

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

動中權也疏注淅漬米也至亟也。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澆

米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毛詩傳曰釋淅米也爾雅澆淅淅也孟子注淅漬米也凡釋米淅米漬米汰米瀉米淘米

澆米漉米異稱而同事浙窳謂之窳自其方漚未淘言之曰  
 漬米不及淘杼而起之曰澆萬章篇今澆作接當是字之誤  
 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浚澆盜也說文潛蓄酒也一曰浚也  
 鄭興注周官甸師云蓄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  
 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說文澆澆乾清米也引  
 孟子孔子去齊澆浙而行今本澆作接所見本異也澆之言  
 竟謂澆乾之也今俗語猶謂澆乾漬米為澆乾矣西漢叢語  
 云異聞集引李吉甫南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  
 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注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  
 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  
 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

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疏注振揚至不撓也○正義曰說文于部云振舉救也一曰奮也

揚飛舉也呂氏春秋必已篇云盡揚播入於河高誘注云揚  
 動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共工振治洪水高誘注云振動也是  
 振與揚同義也程大昌演蕃露云管子曰玉有九德叩之其  
 音清專徹遠純而不殺亂也此諸家之言孔子玉振者曰其  
 謂終條理者為其叩之其聲首尾如一不比金之始洪終殺  
 是為終條理按始條理音義去本亦作治條理下同玩趙氏  
 言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則趙氏本正作治條理也下文始  
 條理者智之事也注云智者知理物理即治物以理字解  
 治字正作治條理者智之事也王終其聲之聲指金聲金聲  
 有殺以玉振揚之所謂治之使條理也殺則細振以終之則  
 其聲不細矣金音音字解聲字近時通解謂金鑄鐘也聲以  
 宣之於先玉特磬也振以收之於後條理是節奏次第金以  
 始此條理玉以終此條理所為集大成也王氏念孫廣雅疏  
 證云中庸振河海而不洩鄭注云振猶收也孟子萬章篇云  
 金聲而玉振之也周官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  
 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斂振皆收也故鄭注云振猶  
 拊也檢也廣雅卷三云拊收也孟子梁惠王篇注云檢斂也  
 賈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剩謂之檢皆失之秦風小  
 戎篇小戎伐收毛傳云收軫也正義曰軫所始條理者智之  
 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軫與振亦聲近義同始條理者智之

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注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疏始

至事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理者察之而幾

微必區以別之名也是故謂之分理在物之質曰肌理曰腠

理曰文理得其分則有條而不紊謂之條理孟子稱孔子之

謂集大成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聖智

至孔子而極其盛不過舉條理以言之而已矣易曰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簡以易知知一

於仁愛平恕也以簡能能十於行所無事也易則易知易知

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簡則易

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若是者智也

天下事情條分縷晰以仁且智當之豈或爽失幾微哉中庸

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鄭康成

注云理分也許叔重說文解字序曰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

古人所謂理未有如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

後儒之所謂理者矣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以智譬由人之有技

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由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

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

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疏注以智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五 庚申補刊

故不可階他人邱陵邱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注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

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疏注班列也。正義曰方言云班

氏震方言疏證云趙岐孟子注孟子班爵祿云班列也春秋

昭公二年左傳送從逆班柱預注云班列也任昉奏彈曹景

宗曰榮高列侯李善注引方言列班也所引即此文詩大雅

王命召伯徹申伯士田毛傳徹治也鄭箋云治者正其井牧

定其賦稅亦於班列之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

義為近廣雅列班布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

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注詳悉也不可

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

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

存也軻孟子名略麓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今考之禮記王

制則合也疏注詳悉至存也。正義曰詳悉見離婁下荀子

非相篇云詳則舉小注云詳周備也故又以備

釋詳也周禮地官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四十人注云主班祿賈氏疏云在此者其職既闕未知所

掌云何但班祿者用粟與之司祿職次倉人明是班多少之

官故鄭云主班祿。注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正義曰

禮記正義云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

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

際鄭答臨碩云孟子當服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

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周禮春官內史

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鄭司農鄭康成皆引王制以注

之趙氏佑溫故錄云自富以孟子為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

嫌於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  
 之上相蒙若為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  
 亦定負此枉於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文景時去古  
 尤近諸儒纂輯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  
 一概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歟翟氏顯  
 考異云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為戰國諸侯去  
 籍之證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顯若畫一  
 且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厭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  
 之少而不肯失之多若王制乃漢文帝敕合博士諸生採集  
 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  
 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為本其所  
 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注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  
 等疏天子至等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

侯伯子男凡五等彼言王者之制故不數天子與此異  
 白虎通爵篇云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  
 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  
 無私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孳也孳孳  
 無已也男者任也顧氏炎武曰知錄云為民而立之君故班

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  
 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  
 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意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  
 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  
 之君常多於三代以下矣。注公謂至後也。正義曰周禮  
 春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  
 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又云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  
 王之三公有德者如命為二伯二王之三公八命注云上公謂  
 云三公八命出封皆加一等謂若周公大公有德封於齊魯  
 身雖在王朝使其子就國亦是出封加命為上公九命者白  
 虎通爵篇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君一位卿一  
 後亦稱公其餘大夫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君一位卿一  
 位大夫一位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注諸侯

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也疏君一至六等

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  
 即君也王制五等不連諸侯孟子六等連君不連君猶不連  
 天子也白虎通爵篇云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  
 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卿大夫王制

云上大夫卿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辭然  
不謂之士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上大夫  
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  
下士有上中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  
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  
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  
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太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  
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於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於  
大夫諸侯之士也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沈氏彤周官田  
祿考云周天子具六官官之爵六等曰公曰孤卿曰中大夫  
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庶人在官者屬焉凡天子之  
官之爵其有常數可周知而見本經及注者公三人孤三人  
卿五官官一人又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則六人凡  
十一人申大夫天官四人地官五人又州長每州一人三十  
州則三十人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則六人春官五人夏官  
十四人秋官四人凡六十八人下大夫天官十二人地官十  
五人又黨正每黨一人百五十黨則百五十人縣正每縣一  
人三十縣則三十人春官二十四人夏官三十人秋官八人  
凡二百六十九人上士天官四十六人地官四十八人又族  
師每族一人七百五十族則七百五十人鄩師每鄩一人百  
五十鄩則百五十人春官五十三人夏官六十七人又僕夫  
十人秋官二十人又象胥每象胥一人六翟則六人凡千一百

五十人中士天官百一十八人地官百四十八人又閭胥每  
閭一人三千閭則三千人鄩長每鄩一人七百五十鄩則七  
百五十人春官百五十八人夏官百五十八人秋官百五十六  
二人又象胥每翟二人六翟則十二人凡四千四百九十六  
人下士天官百七十九人又寺人五人地官二百七十二人  
又比長五家一人萬五千比則萬五千人里宰每里一人三  
千里則三千人司門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則二十四人司  
關每關二人王畿十二關則二十四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  
九場則十八人春官二百七十五人夏官二百四十三人又  
馭夫二人趣馬百九十二人廋人每閑二人天子十二閑則  
二十四人秋官百九十三人又條狼氏八人象胥每翟八人  
六翟則四十八人凡萬九千五百有七人其不見經注而數  
皆可推者上士為郊之縣正十一縣則十一人中士為郊之  
鄩師野之縣正郊五十五鄩野九百五十三縣人各如縣鄩  
之數凡千有八人下士為郊之鄩長野之鄩師郊二百七十  
四鄩野四千七百六十五鄩人各如鄩鄩之數凡五千有三  
十九人通計三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若內諸侯之官之爵  
由經注及他傳記所見推之則在公四等自卿而下在孤卿  
三等自大夫而下在大夫二等自士而下其數公之卿二  
人下大夫五人上下士各若于人孤卿之大夫二人上士五  
人下士若干人大夫之上士二人下士五人其縣鄩之士皆  
上士為縣正下士為鄩師公七縣三十三鄩孤卿二縣八鄩

大夫二鄙上下士各皆如縣鄙之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  
公四十七人在孤卿十七人在大夫九人若外諸侯之官之  
爵則在上公六等自孤而下在侯伯五等在子男四等皆自  
卿而下其數公之孤一人卿三人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  
人中下士各若干人侯伯之卿大夫士如之子男之卿大夫  
亦如之士則上二十七人下若干人無中此皆見於經注及  
他傳記其無所見而可推知者上公為大夫國三卿三遂卿卿  
大夫三人下大夫州長十五人遂大夫三人凡十八人上士  
黨正七十五人縣正十五人凡九十人中士閭胥千五百人  
五人鄙師七十五人凡四百五十人下士閭胥千五百人  
長三百七十五人凡八百七十五人其野二百二十六縣  
千一百三十鄙中士為縣正下士為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  
侯伯為次國二鄉二遂卿鄉大夫二人下大夫州長十八人  
大夫二人凡十二人上士黨正五十人縣正十人凡六十人  
中士族師二百五十人鄙師五十人凡三百人下士閭胥千  
八鄙長二百五十人凡千二百五十人其野侯百四十四縣  
七百一十九鄙伯七十二縣三百六十一鄙皆中士為縣正  
下士為鄙師各如其縣鄙之數子男為小國一鄉一遂卿鄉  
大夫一人下大夫州長五人遂大夫一人凡六人上士黨正  
二十五人縣正五人凡三十人下士族師百二十五人鄙師  
二十五人凡百五十人其野子三十一縣百五十五鄙上士  
為縣正下士為鄙師皆各如縣鄙之數男一鄙下士為鄙師

如其數通計爵數之可知者在周公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在  
侯二千五百二十二人在伯二千有九十二人在子四百有  
八人在男二百二十三人周官之爵曰公曰孤曰卿曰大夫  
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凡八等而合孤卿為一  
等中下大夫為一等何也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  
不別言三孤命數則并孤於卿矣云其大夫四命則大夫不  
以中下殊矣爵與命之等常相因故二者皆合為一等也且  
考工記稱九卿鄭康成以六卿三孤注之則孤亦名卿而為  
一等孟子王制序大夫皆止一等是又不分二等之明證也  
經何以無上大夫曰上大夫曰大夫曰孤卿也夫戴記盛德篇云三  
少皆上大夫也三少謂三孤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  
亦然凡內外諸侯之甫其爵等人數何以定之曰大夫卿天子  
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  
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  
五人殷謂眾士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輔府史庶人在官  
者此外諸侯官爵等人數之大略也何以知上公之一孤也  
曰典命公之孤四命注以為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也何  
以知子男之無中士也曰襄十一年公羊傳云古者士士下  
士明中士非周官初制也若子男而有中士則田祿不皆以  
四為差而國亦不足於用矣公羊所云乃通指諸侯今獨歸  
之子男何也曰惟子男不當有中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  
耳謂公侯伯而亦無中士傳之誤也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

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

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

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

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

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

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

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

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

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

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

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

孟子則公侯皆方百里再則大國地方百里證以周公太

公其封齊魯不過方百里耳而孟子時魯地且五倍之以為

有王者作魯必在所削安得有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之說哉為此說者乃明堂位篇中多誣不可勝舉余嘗

上稽周易雷聞百里公侯國制厥象取此下徵魯頌革車千

乘惟百里國數適相應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同方百里也今晉地多數圻矣皆侵小故管仲曰昔賜我先

君履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名今在沂水縣無棣

注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

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王制云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

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

諸侯曰附庸附庸者以

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

制也殷者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

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

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

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為支離  
即以前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為降殺各以百  
里為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為兼虛封於諸男  
則以為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  
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  
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  
汪武曹駁之云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  
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  
四百里者為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  
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即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  
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尚書大傳謂諸侯受  
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  
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於  
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士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  
封二者必合而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為  
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此  
說合於孟子而異於周禮惠氏假借傳會以調和其說巧則  
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  
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  
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  
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  
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

里四百里乃其疆域於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  
數而為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  
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邪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  
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  
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  
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  
職方之制合於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  
決不可合自當以孟子為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  
○注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  
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盧氏文昭校云御覽載援神契曰  
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  
梁云周禮小司徒注十終為同同方百里疏云謂之為同者  
取象雷震百里所潤同易震正義雷之發聲聞乎百里古帝  
王制國公侯地方百里故以象焉。注小者至庸也。正義  
曰白虎通爵篇云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為附庸  
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隱公元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  
庸者通也此趙氏所本也孔氏廣森經學厄言云不達於天  
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  
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  
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  
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  
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

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鄒為齊附庸鄒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天子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夫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注視比也

天子之卿大夫士所采地之制也疏天子至子男○正義曰周氏柄中辨正云

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為正蓋占

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為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丙臣之命降於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

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无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

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

諸侯去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略不若王制所記為得之顛倒甚矣沈氏彤周官田祿考云上公之地方五百里侯方四

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一百里見大司徒之經而孟子云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大都之地

方八十里加為百里小都方四十里加為五十里家邑方二

十里加為二十五里本載師及小司徒之經注而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其說並

殊於周官何也曰孟子因籍去而僅聞其略此所云並周所沿夏商之制耳考諸周官畿內外皆無七十里之國王制有

七十里之國注疏以為夏商之制而湯國七十里即見孟子書由是以觀而後之沿於夏商亦明矣王制謂天子之三

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之說又殊何也曰王制蓋別有所據然要非周所定制也其曰

田者即孟子之地篇末云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則未去三之一而已稱田或以為皆實田誤也周公於畿內外之

國既各別差其里數而尚存夏殷之制何也曰周制初定豈得盡行苟前代諸國無故而增減其地勢必煩擾不安故且

因之周公別差諸國之里數畿內視夏商則減畿外則大增何也曰畿外諸國夏商以來漸相吞併廓地已大周公因更定其制以安其無辜者而又以待封大功德之臣俾錯處其間以藩衛王室故大增若畿內諸國本無權力又象賢而世守者少周公因稍更焉以就井田以四上下之差故減也然則孟子於畿外諸國謂齊魯俱封百里而以今魯方百里者五為當損何也曰此孟子即所傳聞以論當時之地域意在風止其戰伐耳若論封疆之實則必如晏子春秋內篇謂太公受地五百里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謂伯禽康叔各四百里者乃與周官之制合也後人好以孟子駁周官否則強

傅會之皆未及深考者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諸侯孤卿大夫之采地無明文可證唯雜記疏引熊氏云公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方五十里子男大都方二十五里中都無文小都一成之地方十里今按公之采地當三等侯伯子男采地當二等公之孤方百里卿方五十里大夫方十里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方二十五里大夫方十里據周禮大國有孤如天子三公天子之采地與卿異則大國之孤亦當與卿異侯伯子男無孤惟有卿大夫故采地當但分二等不必有中也都也侯伯之卿采地與公之卿俱方五十里者以其命數同也子男之卿異於公侯伯者以子男國小地狹故卿降而為方二十五里大夫仍方十里不降者據孟子言班祿之制大小國大夫之祿不殊而卿以上各異則知侯國之大夫采地皆一成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疏注庶人至士者也

門西兩園壺注云旅眾也士眾食謂未得正祿者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按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疏以為府史胥徒非也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檀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者趙岐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未命為士者非謂府史胥徒也若府史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為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又云古者有未得爵命之士謂之士庶食其祿與庶人在官者等亦謂之庶人在官者周禮序官若地官鄰長賈公彥云鄰長是不命之士為之是也孟子去士上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此正爵也謂之命士若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而未有命者則先試之以官侯其任官然後以正爵命之所試之官則如鄰長之類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凡天子下士之官諸侯當使不命之士為之但無正爵則亦未得九人以上之正祿故比諸府史以下庶人在官者兼不命之士方為賤備大夫以上有采地者其祿取於采地無則以公田所入之

稅祿之士無采地其祿一受於公故周禮有司祿主班祿禮  
運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國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韋注  
云受公田也此足證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  
諸侯之士無地矣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注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  
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  
以代其耕也注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疏

大國至耕也正義曰王制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  
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  
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君十卿祿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  
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  
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  
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周氏柄  
中辨正云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於天子者其祿

秩與大夫等命於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  
但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  
於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總較惟三倍  
耳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  
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  
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  
當祿亦相等明矣考王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  
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  
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為節則  
謂命於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  
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  
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卿命于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  
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於天子者  
與大夫同祿亦非况諸侯有大夫五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人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不合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

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注獲得也一夫一

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

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

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疏耕者至為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

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

其次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注

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

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翟

氏灑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縣省

義未有鉏鋤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

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

五等為差則為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

下士與為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

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

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

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

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

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

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

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眾者

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

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

王制為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

氏異義自行沃之地九夫為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

耕者至為差。正義曰王制云制農

其次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注

云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者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

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糞翟

氏灑考異云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縣省

義未有鉏鋤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

視下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

五等為差則為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

下士與為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周禮小司徒上地

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禮記講義云周禮農夫之

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

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

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管子揆度篇上農挾

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

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

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

則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眾者

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

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愚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

王制為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

氏異義自行沃之地九夫為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

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

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

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於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

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即田有子取故稽而授

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為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

注獲得至吏也。正義曰史記春山君傳集解引韓嬰章句

云獲得也毛詩齊風無田甫田釋文云無田音佃孔氏正義

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

謂佃食古之遺語也按說文人部佃中支部畋平田也多

方正作畋此注云佃乃畋之假借而通作田也周禮地官遂

人上地夫一墾田百晦注云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

之田趙氏本此為說也按夫之名從人起亦從田起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此夫播地而言緣一夫授田百畝故

百畝之地即以一夫名之此上言耕者所獲下言上農夫食

九人則以人言也同受此百畝之田而其所獲穀或足以食

九口或足以食八口或足以食七口以至僅能食六口五口

所以多寡不一者以糞種培溉之有殊也地官草人掌土化

之法以物地相與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

墳壤用糜渴澤用鹿鹹瀉用狙勃壤用狐埴壚用豕疆藥用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左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焦孝廉孟子正義

左 庚申補刊

黃輕樂用犬秋官雍氏掌殺草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燻之  
注云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  
月合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此  
皆糞饒之事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  
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百石以  
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少吏大率千里一亭亭有長十亭  
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顏師古引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  
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  
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後漢百官志斗食奉月十一斛佐  
史奉月八斛與名秩簿同劉昭引漢書音義云斗食祿日以  
斗為計此師古所引或一說也趙氏舉其時奉祿有斗食佐  
史兩目用以除吏吏即有秩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五者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

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綱以答北宮子之問疏貴有常

等威○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隨會之言也○諸侯僭越  
滅籍從私○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

萬章問曰敢問友注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注長年長貴

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疏

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正義曰趙氏以挾貴為挾在己身  
之富貴挾兄弟為挾兄弟之富貴兄弟即包上貴字而言江  
氏永羣經補義云古人以昏媾為兄弟如張子之於二程程  
允夫之於朱子皆有中表之親既為友則有師道不可謂我  
與彼為媾親有疑不肯下問也挾兄弟而問與挾故而問相  
似俗解謂不挾兄弟多人而友兄弟多人有何可挾乎須辨  
別之趙氏佑溫故錄云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己等夷  
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已處不能不恥下問矣兄弟有富貴  
者則仍挾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貴意耳

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

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注獻子魯卿孟

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

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

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居禮而就之也疏注獻子至

○正義曰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孟孫叔孫季孫俱出桓公謂之三桓公子慶父生公孫敖公孫敖生文伯魯語稱孟

文子文子生孟獻子仲孫蔑文十五見襄十九卒國語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注云鬪臣扞難之士未知

即此五人否漢書古今人表孟獻子樂正裘牧中並居第四等是以其德同也禮記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胡氏匡衷儀

禮釋官云左傳唯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據小司徒四井為邑言之其說自確百邑即方二十里之縣小國之卿

采地也此免餘圭辭邑故據卿祿之少者言之自卿以上乃有百邑則大夫不得備百邑故惟一成方十里也周禮司勳

掌賞地之政合凡賞無常輕重眠功又云惟加田無國正語凡云百乘者當據采地之外有加賜者言之如左傳魯賜季

友汶陽之田及費晉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是也杜預解百邑以為一乘之邑百邑即百乘說無所據

趙氏以無獻子之家為賢人無位有獻子之家為富貴而復有德舊疏云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

友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近時通解無獻子之家謂視之若無不歆羨之也

有獻子之家謂有之為重也五人知有獻子之家則知有貴知有貴則獻子不與之友知有獻子之貴則獻子不與友獻

子之不挾 貴可知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

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

事我者也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

師友故曰事我者也疏注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正義

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注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為子馮公

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

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潛王曰魯費之眾臣甲

舍於襄賈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邾邾始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邪仁山金氏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

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為諸侯不待三晉

而始然其來亦漸矣闞氏若據釋地續云余更博考之呂氏春秋言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言魯人攻鄆曾

子辭於鄫君鄫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六國表並同則為季氏之疆僭以私邑為國號殆無復疑毛氏奇齡經問云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為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蓋者有謂費本季氏嚴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於此僭稱公歟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為魯卿亦斷無有出居於費者大夫有采邑但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郈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斂處父居郈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蓋則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蓋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於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顧史部極各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况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寬其得以都君而僭國君容有然耳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滑國都於費謂之費滑水經注緱氏縣故滑費春秋滑國都莊公十六年同盟於幽滑伯與焉滑一名費猶宋一名商孟子所謂費惠公者滑伯之後也自秦人滅滑而滑或屬周或屬晉或屬鄭

屬周者曰馮滑見定公六年傳屬晉者曰虛滑見成公十七年傳屬鄭者曰費滑見襄公八年傳蓋滑介於周鄭之間仍為附庸於晉鄭故至戰國而邾鄆鄒費猶號小國之君說者不知春秋有費滑遂謂戰國無費而以魯之費當之誤矣按漢書古今人表費惠公顏敢王慎長息同列第四等敢般形近而譌順慎字通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注大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者平公嘗往造之亥唐書八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疏注大國至而已。正義曰太平御覽引皇時朝多賢臣祁奚趙武師曠叔向皆為卿大夫名顯諸侯唐獨不官隱於窮巷平公聞其賢致禮與相見而請事焉平公待於門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雖蔬食菜羹公不敢不飽史記晉世家云悼公卒子

平公彪立抱朴子欽士篇云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  
此文爲平之譌其逸民篇云晉平非不能更亥唐也然尊而  
肆之貴而重之誠以百行殊尙默默難齊樂尊賢之美稱恥  
賊善之醜迹亥唐一作期唐亥之爲期猶箕之爲亥也惠氏  
棟左傳補注云史趙以亥字推算其年者蓋以亥爲絳縣人  
之名卽孟子之亥唐韓非子言晉平公於唐亥云云或孟子  
傳寫倒其名氏也詩大雅召召彼疏斯裨箋云疏麤也謂糲  
米也疏與疏通趙氏佑溫故錄云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  
不能繼興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馬溴梁盟而大夫張  
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禍成方且違叔向築  
虜祇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  
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卽使不終  
於此而與共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疏逖之

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  
之尊賢也注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

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  
共天職也舜尙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

子而友匹夫也注尙上也舜在賦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兄

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  
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

謂舜甥卒與之天位是天子之友匹夫也疏注尙上至夫也

上通論衡須頌篇引尙書或說云尙者上也儀禮覲禮云尙

左注云古文尙作上是也說文貝部云貳副益也爾雅釋宮

云宮謂之室是貳室卽副宮也趙氏以堯館舜於貳室則舜

饗堯之所設堯亦就往舜宮饗舜之所設是爲更迭爲賓主

也詩小雅彤弓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周禮秋官大行

人饗禮九獻注云饗設盛禮以飲賓也是以酒食待賓客爲

饗堯氏以饗舜爲堯就饗舜之所設則謂舜設盛禮饗堯而  
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哀公十五年左傳云其使終  
饗之注云饗受也是也小爾雅廣詁云迭更也故以釋迭  
一說亦饗舜是以祿養舜卽上共天祿意以君臣之禮更爲  
賓主之禮謂略上下而交際往來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  
主則堯爲賓也爾雅釋親云妻之父爲外舅又云謂我舅者  
吾謂之甥也郭氏注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用下敬上謂  
則亦宜呼婿爲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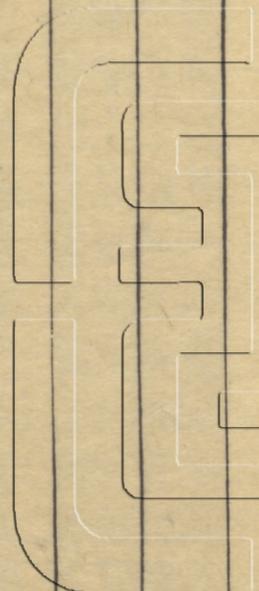
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注下敬上

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向故云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

千載為法者也疏大聖之行千載為法。正義曰襄公三

十一年左傳云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三十六終

嘉應李恆春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